

# 蕉風月刊

一九七六年元月號 275

143421



511968.6-10

KDN 9254 · BULANAN CHAO FOON · JANUARY 1976 · \$0.50 senesko

5201.53  
3600

143421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75期 ● 一九七六年一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Ipoh Book Co., No. 75, Market Street, Ipoh, Perak. Tal: 4660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

## 稿約

我們希望作者們寄來的作品是：  
態度要誠懇的，不要虛假的；  
表現要創新的，不要模倣的；  
內容要紮實的，不要浮淺的。  
文責由作者自負，版權由我們與作者共有。

並請作者們注意幾點：

來稿無論是否刊用，皆不退回；  
譯稿要附原來文字，並註明出處；  
稿費在刊出後三個月內發出。

---

### ■評論

蛋·鐘樓·完美·張瑞星 55

---

### ■遊記

半個地球以外的世界(四)·沈安琳·59

---

### ■散文

匆匆北上·梁紀元·67

看那盤冷冷的秋月·謝清·69

---

### ■小說

玻璃·宋子衡·71

玻璃·菊凡·79

衣袂飄飄·紀小如 84

---

### ■風訊·編輯室·96

# 蕉風月刊

三七五期

## 目錄

---

■封面畫・丘瑞河

---

■論述

唐人小說裏的夢境研究(上)・黃繼豪・4

「殺狗記」裏的人物和語言・陳慧樺・16

---

■專欄

文人的胸襟・鄭百年・30

輕描集・邁克・36

---

■詩

人間事・梅淑貞・39

拇指印・歸雁・40

變奏・顏宏高・41

倒影・側影・方娥真・46

詩人・陳婉容・51

家畜小品・冬竹・52

戀・余中生・54



黃繼豪

# 唐人小說裏的夢境研究

(上)

## (一) 前言

唐人小說，多出現夢境的穿插；有時甚至通篇都在敘述一個夢境的進行，這種怪異的現象，歷來的小說研究者，却從未對此作正面的分析工作。猶太教的古老法典記載着這麼一句話：「未分析過的夢境，就像未啓開的信一樣。」的確，研究小說（嚴格而言，應是所有的文學形式）而忽略了這方面的分析，那未免喪失了我們對古人心靈之完整性及小說中藝術性之探討，同時，也無從更徹底地確立起這些豐饒的文化遺產之價值。

在西方，自從精神分析學鼻祖佛洛伊德（Sigmund Freud, 1856—1939）寫出他的不朽鉅著「夢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 1900）之後，人類心靈的歷史自此改觀，許多自有人類以來的西方神話、童話、夢、幻象等各類文學形式里的事物都被他及其後來者從不同角度變作精確及詳盡的分析，啓開了人類心靈的奧妙與智慧。但在東方，由於語言文字的隔閡，使得這方面極其豐富的資料完全被他們所忽略，而東方學者也很少有人能注意到這個問題的存在。Lawrence kohberg 在「精神分析與文學形式」一文里宣稱：「精神分析的概念對於創作作品的影響主要的因素乃是精神分析學能够給舊的

神話和文學形式注入新的生命。這種賦予新精力的効力主要是從內在力量和外部行動間的關係獲得精神分析之平衡中產生的，這內在力量 and 外部行動都能揭示出一個人物的某種神秘的東西。基於此，筆者乃嘗試從這方面作試驗性的研究。可是，由於筆者不是這方面的專才，也缺乏深厚的學理基礎，故只能就一己的分析與自學所知有關夢的理論，特別是佛氏、容格（Gustav Carl Jung, 1875—1961）等人的理論作為研究方法之依據，冀圖能對古人的心靈作一番心理學上的印証。另一方面，也都望能藉此而使中國古典小說，尤其是唐人傳奇，予以新的生命力及新的價值估定。

最後，應該特別交待的是，本文雖以「唐人小說里的夢境研究」為題，但其實文中所涉及的各篇夢境，係採錄自汪辟疆先生校錄的唐人小說（上海：上海古典文學出版社，1955）。筆者取用此書為根據的理由是因為它博采衆書，它取材雖以「太平廣記」為主，惟「廣記」所不備或脫誤者，則用「道藏」、「文苑英華」、「太平御覽」、「資治通鑑考異」、「太平寰宇記」、「明鈔原本說郛」、「顧氏文房小說」、全唐文及涵芬樓影印之舊本唐人專集小說等書校補，堪稱為一部唐人傳奇小說的精選集，因此，以此書為根據相信仍不失為以簡馭繁的研究辦法之一。

## （二）唐人小說里夢境之類型

「周禮」是世界上最早將夢加以分類辨別的典籍，共將夢分為六類：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寢夢、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其後到了「列子」，也沿用這個分類法。到了漢代，王符撰「潛夫論」，又將夢分為十類：曰：有直有象；有精有想；有人有感；有時有反；有病有性。明王圻編造「稗史」，也同「周禮」一樣，將夢分為六類，但性質稍有不同：曰正、曰反、曰習、曰想、曰因、曰疾。清代紀曉嵐傳「閱微草堂筆記」更將夢簡約為四類：一、意識所造之夢；二、氣機所感之夢；三、意想歧出之夢；四、氣機旁召之夢。

這些都是中國傳統對夢的分類，都是從致夢之因的觀點出發，雖然分得很細密，但對於唐人小說里的夢境來說，却嫌有不及之處，如「三夢記」劉幽求之妻夢中之身可見這一類的夢，但無從歸類了。職是之故，筆者擬拋開從致夢之因的觀點所作的分類，而從小說里夢境之主要大類特徵着眼，將夢境依其

性質分爲三大類型：第一類是夢境純屬於幻境型。所謂純屬幻境，是說夢境里的一切經歷在夢醒後烟消雲散，而夢境里的時間也與實境不重疊進行。第二類型是夢境與實境重疊型，也就是指夢境與現實環境在同一時間下進行的這一類型。第三類型是夢境預示實境型，這是指夢中的所見所聞在夢醒後成爲事實的類型。

這三大類型，其中第一類型的夢境共有六篇：一、「遊仙窟」（張文成夢見十娘，驚覺攪之，忽然空手，心中悵快。）二、「枕中記」（盧生於夢中出將入相，族昌家肥，醒後才發覺夢中經歷都是幻境。）三、「南柯太守傳」（淳于棼夢里在槐安國內經歷一生，醒後才發現夢中所見，概屬子虛。）四、「秦夢記」（沈亞之夢入秦國，拜爲秦官，娶弄玉公主，公主無疾而終，亞之追悼之，辭別秦宮，忽驚覺，始知是幻夢。）五、「牛應貞」（應貞夢製書而食，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遂工爲賦頌。）六、「蔡少霞」（少霞爲褐衣鹿幘人夢中召去，錄紫陽真人玄卿文，醒後始知是夢，急書夢中所見之文。）

第二類型的夢境共有五篇，它們是：一、「離魂記」（張鎰女倩娘與王宙寢夢相感，夢中身與王宙相處，五年後始回歸與原來病在閨中的肉身相合。夢境與實境無疑的是在同一時間下進行。）二、「三夢記」（劉幽求）（劉幽求夜歸見其妻與數十人共食，劉擲瓦擊之，因忽不見，及歸，乃知所見係其妻之夢境。）三、「三夢記」（元微之）（自行簡與仲兄樂天，李杲直同遊曲江慈恩佛寺，題一詞想念元微之，十許日後，獲奉使劍外的元微之書一函，後記「紀夢」詩一篇，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入慈恩院里遊，屬吏遊人排馬去，覺來身在古梁州。」日月與遊寺題詩日月率同，可知是元微之夢中到慈恩寺與行簡等人同遊。）四、「異夢錄」（邢鳳夢一美人授詩吟舞，醒後於襟袖間得其詞。可見是夢境與實境在同一時空下進行。）五、「薛偉」（薛偉病疾，夢中變成魚，遍遊於三江五湖，後被擒殺而甦醒過來，發覺夢中經歷皆在現實中演出過，大駭。夢中經歷與塵世經歷在此無疑也是相互重疊。）

第三類型的夢境共有九篇，包括：一、「古鏡記」（鏡精第一次在王度的夢里說：「……且病至後月，當漸愈，無爲我苦。」王度至後月，病果漸愈。鏡精第二次在王勤夢里說：「……今當捨人間遠去……」勤夢中許之，數月，果失鏡。）二、「霍小玉傳」（小玉夢黃衫丈夫抱生來，至席，使玉脫鞋。其母謂此夢象徵小玉當與李生相見，相見之後，當死亡，明日，李生果至，小玉亦飲恨而絕。）三、「謝小娥傳」（小娥夢其父告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又夢夫告曰：「殺我者，禾中走

，一日夫。」後果訪得申蘭、申春其人。」四、「三夢記」「寶質」(寶質夢至華岳祠、見一女巫。明日至祠下，有巫迎客，客質妝服，皆所夢也。)五、「冥音錄」(崔氏女夢其姨姬奴曰：「……近日襄陽公主以我爲女，思念頗至，得出入主第，私許我歸，成汝之願。」翼日，其姨果前來相授箏曲。)六、「張佐」(張佐夢青衣二人曰：「呂走天年，人向主，壽不干。」古夢者謂是「迴住」二字，以佐必長壽，後如其言。)七、「岑順」(岑順於凶宅中夢一人被甲冑委他執旌鉞，順應之，醒後宅中果有魘魅之戰爭。)八、「齊推女」(齊推女夢一人叱曰：「亟移去，不然，且及禍。」女不聽，數日，被所夢者亂毆而卒。)九、「步飛烟」(李生夢飛烟冒曰：「……當屈君於地下面證之。」數日，李生卒。)

爲示顯目起見，特將各類型所屬之篇名，列爲一表，如下：

別類	篇 名
夢境純屬幻境	遊仙窟 枕中記 南柯太守傳 秦夢記 牛應貞 蔡少霞
夢境與實境重疊	離魂記 三夢記劉幽求 三夢記元微之 異夢錄 薛偉
夢境預示未來實境	古鏡記 霍小玉傳 謝小娥傳 三夢記寶質 冥音錄 張佐 岑順 齊推女 步飛烟



以上三大類型的夢境，很明顯的，是以第三類型（預示型）居多。現代心理學家認為古時人們多以爲夢境具有預兆未來的作用，由此可得到證明。關於此種夢幻類型之探討，本文在談到夢境之作用時將會提及，此處從略。

第一類型（幻境型）的夢境，是屬於一般性的夢境，也就是明莊元臣「叔苴子」內編卷六所說的：「無是事而有是夢者，妄識之和合變仕也。寐之時，思維皆息，而識運不停，前識後識，錯雜舛馳。故事理不倫，而境迹幻焉。譬如開目而見空花，花不成色，塞耳聞空聲，聲不成音也。」

照道理，唐人小說應較多這一類型的夢境才是，可是它却不是，實在令人費解！大概是因爲它不能「作意好奇，假小說以寄筆端」（胡鹿麟「筆叢」語）的原故呼。

至於第二類型（重疊型）的夢境，却非常奇特。「夢書」說：

「夢者像也，精氣動也，魂魄離身，神來往也。陰陽感成，吉凶驗也。……魂出遊，身獨在，心所思念，忘身也。受天神戒，還告人也，受戒不精，忘神言也，名之爲寤，告符臻也。」

「論衡」「紀妖」篇說：

「且人之夢也，占者謂之魂行。」

「要陽雜俎」更說：

「至精之夢，則夢中之身可見。」

認爲夢是靈魂離身（*disembodied*）的說法在某些民族如阿山提人（*Ashtati*）與基瓦巴布人（*Kivaid Babuans*）等也深信不疑，但認爲夢中之靈魂可被瞥見的說法却除了中不外，未曾在夢境分析的歷史里找到，相信這是中國對夢所獨有的看法。

唐人小說里夢境類型之歸納，概如上述，以下，筆者將從這三類中每類各選出一些代表作品，進行抽樣式的分析。

### （三）「枕中記」「南柯太守傳」裏的夢境分析

唐沈既濟（750—800）撰「枕中記」，李公佐（紅770—850）撰「南柯太守傳」，「

般論者以二篇命意相同，都認為前者出於宋（南朝）劉義慶（403—444）「幽明錄」所載「楊林」一事，後者則除了本「楊林」故事外，還兼受「要陽雜俎」「守宮」一則的影響。這種看法，一路來都沒有表示異議，筆者基本上也表示贊同，唯對此說却略有所補充。

根據筆者的發現，在段成式（863）「西陽雜俎」里有一則故事與「枕中記」的結構大致相同，筆者懷疑它與枕篇可能有若干關係。故事內容如下：

「蜀郡有豪家子，富擬卓鄭，蜀之名姝無不致，每按圖求麗，媒盈其門，常恨無可意者，或言：『坊正張和，大俠也，幽房閨稚，無不知之，盍以誠投乎？』」豪家子乃具贏金篋錦，夜詣其居，具告所欲，張欣然許之，異日，謁豪家子，偕出西郭一舍，入慶蘭若，有一像巋然與，豪家子昇像之座，坊正引手捫佛乳，揭之，乳坏成穴，如盃，即挺身入穴，因揭豪家子臂，不覺同在穴中，道行數十步，忽覩高門崇墉，狀如州縣，坊正叩門五六，有丸髻婉童啓，迎拜曰『主人望望來久矣。』有傾，主人出，紫衣具帶，侍者十餘見，坊正甚謹。坊正指豪家子曰：『此少君子也，汝可善待之，予有切事，須返。』」不坐而去，言已失坊正所在。豪家子心異之，不敢問。主人延於堂中，珠璣綵繡，羅列滿目。又有瓊杯陸海，備陳飲徹，命引進妓，數四支，鬢掠鬟縹若神仙，其舞杯閃毬之令，悉新而多思，有金器容數升，雲擎鯨口，錙以珠粒，豪家子不識，問之，主人笑曰：『此盜（一作次皿）也，本似伯雅。』豪家子竟不解。至三更，主人忽顧妓曰：『無廢歡笑，予暫有所適。』」揖客而退，騎從如州牧，列燭而出。豪家子因稱於墻隅，妓中年差暮者，遽就謂曰：『嗟乎！君何以至是，我輩早爲所掠，醉其幻術，歸路永絕，君若要歸第，取我教授以七尺白練。戒曰：『此執此，侯主人歸，詐祈事沒拜，主人必答拜，因以練蒙其頭。』」將曙，主人還，豪家子如其教，主人投地乞命，曰：『死姬負心，終敗吾事，今不復居此。』乃馳去，所教妓即共豪家子。居二年，忽思歸。妓亦不留，大設酒樂，餞之，飲既闌，妓自持錘，開東墻一穴，亦如佛乳，推豪家子於墻外，乃長安東墻墮下，遂乞食方達蜀，其家失已多年，意其異物，道其初，始信。貞元初事。」

這個故事並沒有提到夢，但表現却與夢無異，且穴中的時間又與外在世界不同。故事也大同小異，先是主角追求美女，然後是一個嚮導引他入穴（潛意識之門——夢），在穴里主角滿足了他的願望，然後又從穴中出來（醒來），出來時已是百物皆非了。這個故事正與「枕中記」同一原始型態（archetypes）。雖說原始型態乃人類心靈所共有的現象，但文學作品被此開的影響有時也不容否定，因此，這兩篇作

品彼此間的關係筆者便認為有二大可能：

一、從作者的生卒年代看，沈既濟生於公元七五零年到八零零年，段成式生年不祥，卒年是八六三年，彼此相去超過半個世紀，故很有可能是「西陽雜俎」「豪家子」祖述「枕中記」。

二、從故事發生年代看，段成式記「豪家子」是「貞元初事」，貞元初約是公元七八五到七九五年。「枕中記」是沈既濟晚年所作，恰好也在貞元年間，故也很可能是沈既濟根據當時傳聞中發生的故事加以甄錄寫成「枕中記」，其後此流傳的故事又被段成式衍化而寫成「豪家子」。

以上二個可能，嚴格而言，應以第一個可能為是，因為小說是文學創作，不必實有其事，其云某某年發生者，大多是出於作者虛構，未必事出有徵。

另外，筆者又在管干寶「搜神記」卷十發現一則記載，內容與「南柯太守傳」有若干相似，筆者懷疑南篇故事你受此啓示而寫成。謹錄之於下：

「夏陽盧汾，字士濟，夢入蟻穴，見堂宇三間，勢甚危豁，題其額曰：審兩堂。」

這一則故事的主角是盧汾，不禁令人想起「枕中記」的盧生及「南柯太守傳」的淳于棼！是否是枕、南二篇的作者襲而用之，筆者不敢妄言，但接下來的「夢入蟻穴」却正與「南柯太守傳」相同；「見堂宇三間」也與淳于棼夢里所見的南柯郡、靈龜山、盤龍岡相符；「勢甚危豁」正是南篇里的「國有大恐，都邑遷徙，宗廟崩壞」一事；「題其額曰：審兩堂」，南篇也有相似的情形：「樓上有金書，題曰：大槐安國」由此可證明「南柯太守傳」的故事題材並非純粹源於「楊林」及「守宮」。「楊林」或「守宮」縱或對它有影響，也只是「一部份罷了」。

這是筆者對「枕中記」、「南柯太守傳」二篇夢境同一原型之發現。以下將分析此二篇的夢境。

「枕中記」與「南柯太守傳」都是男主角於短夢中忽歷一生，歷盡榮悴悲歡，醒後愴然悟道的故事。這兩篇故事的背景，是在科舉制度下的唐代文化格局中，因此，主角人物因為現實不得志而夢見做大官等極盡富貴之能事，正是合情合理的。這種夢也符合了佛洛伊德的「夢是（被壓抑的）願望的（改裝的）實現（A dream is the [disguised] Fulfilment of a [repressed] wish）」的說法。事實上，這種夢正是唐代士族階級的共同意識，是他們的「集體認同感」（Collective identity）。

但是，這種富貴在枕、南二篇的主角而言並不單純，它顯然是經過「審意識上的掙扎之後才浮現的」，這方面的意識是佛道的「真知真覺」所給予的影響。我們試看「枕中記」開頭部份的一段對話：

盧生：大丈夫生世不諧，因如是也。

呂翁：觀子形體，無苦無恙，談諧方適，而嘆其困者，何也？

盧生：吾此苟生耳。何適之謂？

呂翁：此不謂適，而何謂適？

盧生：士之生世，當建功樹名，出將入相，列鼎而食，選聲而聽，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後可以言適乎？吾嘗志於學，富於遊藝，自惟當年青紫而拾。今已適壯，猶勤畎畝，非困而何？

呂翁：子枕吾枕，當令子榮適如志。

這二人的對話其實是盧生自己的情慾之士與義理之心的衝突鬥爭，也就是本我（libido）與超我（super ego）的爭辯。結果是超我作了某種程度的讓步使本我獲得一些滿足，這就造成了盧生的富貴夢。

「南柯太守傳」里却没有這對話的部份，這主要是作者（李公佐）把潛意識的慾望加以裝扮，使其不致與超我相抵觸以通過自我之檢查。易言之，即是作者將這一部份作了轉一性的技巧，以移置法（displacement）將潛意識的慾望自原來要表達的對象轉移到看似不相干或不重要的對象上，因此，就出現了淳于棼這個「嗜酒使氣，不守細行，累巨產，養豪客，曾以武藝補淮南軍裨將，因使酒忤師，斥逐落魄，縱誕飲酒爲事」的看似不慕富貴的遊俠形象，與「枕中記」里長吁短嘆不得志的書生迥異。二篇的主角形象雖然在此有所不同，但他們的潛意識慾望却是一樣強烈的。

潛意識的慾望既通過自我的檢查，便自然得以浮現出來。在這二篇小說里，還加上一個嚮導人物指引主角走向潛意識之門，此嚮導在「枕中記」是呂翁，在「南柯太守傳」是兩個紫衣人。潛意識之門是「枕竅」、「古槐穴」，這是女陰之象徵，也是一個母體意象。故主角的入竅便象徵回返母胎，所以說：「遂至其家」（「枕中記」）、「此乃家矣」（「南柯太守傳」）。

在夢（母胎）里，主角得到了一切原慾的滿足，這正符合了佛洛伊德的「遂願說」（wish-fulfillment）。在「枕中記」，夢滿足了盧生的出將（破戎虜）、入相（號賢相）、族昌（生五子、孫十餘人）、家肥（前後贈良田、甲弟、佳人、名馬、不可勝數）。在「南柯太守傳」，夢雖然也滿足了淳于棼的野心和慾望，但最主要的還是滿足了他的性慾。從夢里、女生與他的對話可看出：

「昨上巳日，吾從靈芝夫人過禪智寺，於天竺院觀右延舞婆羅門。吾與諸女坐北牖石榻上，時君少年，亦解騎來看。君獨強來親洽，言調笑謔。吾與窮英妹結絳巾，挂於竹枝上，君獨不憶之乎？又



七月十六日，吾於孝感寺悟上眞子，聽契玄法師講觀音經，吾於講下捨金鳳兩隻，上眞子捨水犀合子一枚。時君亦講筵中於師處清釵合視之，賞嘆再三，嗟異良久。顧余輪曰：『人之與物，皆非世間所有。』或問吾民，或訪吾里。吾亦不答。情意戀戀，矚盼不捨。君豈不思念之乎？生曰：『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這段「中心藏之，何日忘之」的因緣，便是淳于棼這個「綺夢」的原動力，這點從小說內許多地方着重描寫女性及強調淳于棼夫婦情義之合洽也可得到証明。

前面說過，盧生的夢滿足了他的一切原欲，但我們却也發現到他在夢里一度焦慮（anxiety）的現象。這現象是出現在他昇爲丞相被同列所陷而下獄的情節上。「生惶駭不測……引刃自刎，其妻救之，獲免」顯然是他極度焦慮才產生的。儘管佛洛伊德說一切焦慮的夢也是願望的達成，但我們如果以盧生爲了想滿足其慾望而使到此慾望受「審查制度」（Censorship）的審核而產生惡夢這種說法來解釋，那顯然是說不過去，因爲照小說中所說，盧生的下獄完全是受了同列所害，因此，這便與代表良心的「審查制度」無關，唯一能強作解釋是：由於盧生所處的那個時代背景，權陷風氣甚盛，這種現象深深地進入盧生的潛意識里，因此，盧生在夢里滿足其「入相」的願望時，此種現象也跟着在潛意識里出現而造成盧生的焦慮。

值得注意的是，盧生在此說了一句話，也是整個夢里唯一的一句話：

「吾家山東，有良田五頃，足以禦寒餓，何苦求祿？而今及此。思衣短褐，乘青駒，行邯鄲道中，不可得也。」

這是一句反願望的懊悔話，這句話也是夢里唯一的理智活動。佛洛伊德認爲心智活動會完全或部份的參與夢的形成是一種錯誤的觀念，他說：「任何一件在夢中看來明顯是理智活動的事件都可能被看爲夢運作的心智成果，它只是屬於夢思的材料，它們不過是以一種現成的構造呈現在夢的顯意中。」所以，無疑的，這必定是作者沈既濟執意理性化的結果，目的是爲了與盧生的慾望對比而加強文中的嘲諷效果。

在「南柯太守傳」，夢中的理性活動更多，幾乎通篇都是以意識上的對白形式出現，這顯然也是作者李公佐自己杜撰的。

主角人物在夢中經歷了這一番榮耀顯赫後，始由夢中醒來。潛意識到意識的心力轉變過程，二篇却

截然相異。「枕中記」是因「老死」而醒，「南柯太守傳」是因「回鄉」而醒。甦醒時有一段極重要的情節以表示潛意識心力的活動時間，那便是「蒸黍未熟，觸類如故」（「枕中記」）及「濯足於榻」（「南柯太守傳」）二段情節的加插，由蒸黍未熟及濯足未竟可以想見主角人物做夢的時間之短促。作者藉此以作時間上的對比，從而撤消了時間上的意義，使主角人物在心理上作最大的衝擊（shock）與震驚，其效果如禪宗的掌櫃棒喝，使人從混沌無明的心智中頓悟過來，作者這種處理手法不只符合科學（指夢境與實境的時間差距而言），而且也極具說服力。

再從這二篇故事的題材看，它們的表現也正符合容格所說的「原始型態」（archetype）。容格認為具有象徵意識的藝術作品，其來源不是作者個人的潛意識，而是來自種族的「集體的潛意識」（collective unconscious）。它是人類世代承繼下來的無意識潛力，這些潛力都有它特定的觀念和影像，這種特定的觀念或影像時常透過夢、幻象、神話、童話等形式出現。容格認為此種特定的觀念或影像是一種「原始型態」，表現在人物類型上是英雄（救世主、彌塞亞、當代要人、強人）；可怕的女人（巫婆、復仇女神、殘酷的繼母）；影子；靈魂；智慧老人；母親與少女等原型人物。表現在題材上如改造與贖罪原型（英雄類型）：

一、追尋（Quest）：英雄（拯救者）經過漫長旅途而完成一切凡人不可能達成的任務，他爭戰，解謎題，排除障礙以拯救國家、民族。

二、啟蒙（Initiation）：英雄經過一連串的考驗之後，從無知、幼稚而變為世故之成人，心靈乃臻至成熟。這過程通常分三步驟——隔離、改造、歸返。

「枕中記」、「南柯太守傳」正是表現這種原始型態。故事中的主角，在經過呂翁或使者引導後，進入潛意識深淵（夢）的洞口（窺—母體意象），這是出發階段，包括一、赴冒險的召喚（The Call to Adventure），二、超自然的幫助（Supernatural Aid），三、跨越門檻（The Crossing of the Threshold）與四、鯨魚之腹（The Belly of the Whale）（每篇故事夢中的第一件事便是進房子）（主角進入室中後，見到國王（父親形象）、結婚、生子，是變形階段，主角在此也滿足了慾望，所以也是遂願階段。洗禮階段包括邂逅女神（The Meeting With the Goddess）（女神是崔氏女及金枝公主，她們也是母親形象）、與父親之補償（Atonement With the Father）（國王與主角，主角與其子皆為父子的補償認同關係）。第三階段是回歸階段，包括跨越回歸門檻（The Crossing of the Return Threshold

)(「盧生欠伸而悟，見其身方僂於邸舍」)(「生遂發寤如初，見家之僮僕擁慧於庭」)(主角在窹穴(潛意識、夢境、母體、陰間、死亡、與再生之地)里經生歷死後出來，受到啓蒙，以後便過着睿智的生活，這便是他的「神化」(Apotheosis)。

在追尋與啓蒙過程中，環繞在主角周圍的，也都是些原型人物。例如道士呂翁的形象，便是「智慧老人」(The Wise Old Man)的原型。智慧老人象徵着知識、深思、卓見、睿智、聰敏與直覺，每當主角面臨絕境，他便出現來幫助他。在唐人小說里，這個智慧老人時常出現，好像「謝小娥」傳的李公佐；「齊推女」的田老人；「杜子春」的道士；「張佐」的老叟等是。惟令人意外的是「南柯太守傳」卻沒有智慧老人的出現，相信這是李公佐故意略去的匠心安排，把指引淳于棼入夢的對象從「枕中記」的智慧老人轉向到螻蛄(使者)去，以便與淳于棼醒後發掘蟻塚這一情節遙應，而使讀者對此荒謬主題深信不疑。

作為智慧老人的呂翁，除了操縱主角的命運外，在主角的潛意識裏，還有一層作用，即他也是一個父親形象。在主角的意識里，這位指點人生迷津的智者，無異他在現實世界追求功名的絆腳石，這種關係形成了主角與呂翁在故事開始的衝突，衝突隨着呂翁與父親形象的認同而加深，因為在伊底帕斯結(Oedipus Complex)的潛意識里，父親是他情慾的敵人，隱藏在個人潛意識里的功名情慾結和隱藏在集體潛意識的情慾情意結，在夢里的變形階段，得到解決。盧生娶望族女，做大官，又被陷入獄，後「帝知冤，復追爲中書令，封燕國公，恩旨殊異」，父親形象便轉化到皇帝身上，成爲「救贖的父親」(redeemed father)夢中最後盧生的上疏與下詔，正是「與父親之補償」(Atonement With the Father)關係。

另一原型人物便是作品里的女性人物——清河崔氏女與金枝公主。這兩位女性都比主角身份高出許多，是主角追求的目標，她們是與啓蒙英雄結合的女性，融合了夢中所有的女性。她往往以兩種身份出現：母親與少女，母親是太初之母(Primordial Mother)或大地之母(Earth Mother)，象徵着生育，溫暖保護，豐饒生長、富足，少女是靈魂的伴侶(Soul-Mate)，象徵着精神的實現與滿足。這位原型女性，根據坎貝爾(Joseph Campbell)的描寫，代表「美的極致，一切慾望的滿足，英雄在兩個世界中追求的福祉目標。在睡眠的深淵里，他是母親、姊妹、情人與新娘……」。她是圓滿承諾的化身。」小孩與母親的關係，演化爲成年人與物質世界的關係，啓蒙英雄與少女的神聖結合，也象徵了肉體與物

質的滿足。因此，盧生進入夢裏，等於回到母體，得到庇護與滿足。

此外，「南柯太守傳」里還有另一種「扮角色」(Play a role)的原始型態，那便是淳于棼與穎州周弁、馮翊田子華三個人物的關係。周弁與田子華在淳于棼的夢里，成為了他的左右手，使他自守那二十年以來，「風化廣被，百姓歌謠」。這二人的性格與淳于棼一樣，周弁是淳之生平酒徒，田子華也是淳之故友，在夢里他因「放遊，獲受知於左相武成侯段公，因以棲託」。嗜酒放遊，都是淳于棼的性格特徵。但周弁；田子華也有他們自己的才幹，周弁是忠亮剛直，守法不同，田子華是清慎通變，一個剛勇，故職爲武官司隸後聘爲司憲；一個謹慎，故職爲處士（後職爲司農）。這兩個人顯然都是淳于棼人格的兩部分，淳于棼的夢描繪出他自己人格中兩部份的和諧，因爲照他自己所說，他「少遊俠，放蕩不習政事」，「素無藝術，猥當大任，必敗朝章」，可見這是他原始的和情緒的自己，他對自己扮演的角色也感到失望，所以「嗜酒使氣」、「使酒忤帥」、「縱誕飲酒爲事」，顯示出他是一個心理不平衡的酗酒者。因此在他的夢里出現了周弁、田子華這兩個人物，他們其實是淳于棼所壓抑了的自己，他們的出現使淳于棼正視了自己的智慧生活，恢復了他人格的完整性。小說中寫淳于棼酒醒後「棲心道門、絕棄酒色」，証明了他已因這個補償性的夢而尋找到失落的自己，得到啓蒙，過着高超的精神生活。

至於小說最後寫「周弁暴疾已逝」，「田子華亦瘖疾於牀」的事實，却完全是作者爲強立証據以使人信服的無中生有的說法，就像故意杜撰一個墳塚以証明夢境的真實存在一樣無稽。



# 「殺狗記」裏的人物和語言

荆、劉、拜、殺是元明間的四大傳奇，在這四大傳奇裏，除了寧獻王朱權的「荆釵記」直寫溫州故事外，其他三個戲都有所本：無名氏的「劉知遠白兔記」源自宋「劉知遠諸宮調」和元劉唐卿的「李三娘麻地捧印雜劇」，施惠的「拜月亭」（又名「幽閨記」）源出關漢卿的「閨怨佳人拜月亭雜劇」，徐暉的「殺狗記」源於無名氏的「楊氏女殺狗勸夫」①。我這篇文章要討論的是「殺狗記」裏的人物和語言，惟因它源流有自，故在進入正題前，遂不得不先略為談談它和無名氏的「楊氏女殺狗勸夫雜劇」之間的一些異同，以及向來批評家對它的一些看法。

無名氏的「楊氏女殺狗勸夫雜劇」只有四折加上一個楔子，徐暉的「殺狗記」則已把孫大孫二兄弟受離間始分終合的故事敷演成三十六齣。在人物方面，在雜劇裏，楊氏的侍女梅香毫無戲可言。在傳奇裏，這同一個侍女卻變成孫大郎的侍妾迎春；她跟楊氏一唱一和，把楊氏的心理狀態反襯出來。其他次要角色如開旅店的王婆、孫家侍僕安童、吳忠、替孫家子孫三代管莊庫的王老實等人，至少都佔了一齣的份量。這些副角的出現，無形中使劇情變得複雜起來。青木正兒根據清梁廷樞的論點，以為「殺狗記」曲文俚俗不堪，再加劇情結構多與雜劇相彷彿，所以認為它「實不及雜劇遠甚」②。這一點實在難令人同意。因為若僅從獨創性來看，則徐氏的傳奇實在不足道，但是若從人物的刻劃生動，語言的運用得

宜，致語言能配合人物的身份來看，本劇顯然比雜劇精采多了。這也就是我爲甚麼要特別來討論這個劇本之人物刻劃和語言之關係的基因了。

人物刻劃是否成功生動，跟劇作家應用文字是否恰當有著肌膚的關係。前人論劇，首重曲文之優雅，而不考慮到這些優美文字是否能配合人物之身份，以致在討論到荆、劉、拜、殺這四大傳奇時，大都揄揚「荆釵記」和「拜月亭」而低貶「白兔記」和「殺狗記」，甚至有認爲此四大傳奇都俚俗不堪的。例如，清梁廷樞就在「曲話」卷二裏說：「荆、劉、拜、殺，曲文俚俗不堪。『殺狗記』尤惡劣之甚者。」⑧吳梅在針貶了「白兔記」和「殺狗記」後，舉例以證明「殺狗記」非出自徐嘔。他的話如下：

荆、劉、拜、殺，爲四大傳奇。文字之最不堪者，莫如白兔殺狗。白兔不知何人所作，讀之幾乎令人欲嘔。殺狗爲徐嘔作。嘔字仲由，淳安人，洪武初秀才，至藩省辭歸，有「巢松閣集」行世，宜其詞當淵雅矣，乃鄙陋庸劣，直無一語足取，有才者不宜如是也。仲由之言曰：「吾詩文未足品藻，惟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自負如此，更不該隨意塗抹。余嘗讀其小令曲「滿庭芳」云：「烏紗裹頭，清霜林落，黃葉山邱，淵明彭澤。辭官後不事主侯，愛的是青山舊友，喜的是綠酒新蕪相拖逗。金尊在手，爛醉菊花秋。」語之俊雅，雖東籬小山，亦未多遜。不知所作傳奇，何以醜劣乃爾。或者殺狗久已失傳，後人僞託仲由之作，屬入歌舞場中耳。不然，不應與小令如出兩人之手，且有天淵之別也。」⑨

吳梅的說法有兩點值得注意。第一，他想推翻「殺狗記」出於徐嘔之說，理由是徐氏曾經自許曰：「余詩文未足品藻，惟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而徐氏之小令「滿庭芳」確是極俊雅之作。但是，這些都不能算是直接證據。更何況「傳奇詞曲不多讓古人」並不一定含有所作曲文都文雅艷麗之意在內。第二，他說「殺狗記」鄙陋庸劣，直無一語足取，未免太誇大其詞了。在今人看來，「殺狗記」就像「白兔記」一樣，其文詞渾樸古野，最能配合低階層人物的身份，從這一點上看，徐嘔是一個頗能洞察戲劇的演出功效者，豈能因他詞曲不淵雅而就斷然說它「無一語足取」呢！

今人從演出的功效來談戲劇，故多能糾正前人的偏差。盧翼野在談到這個劇本文詞時，是用「樸質」這兩個字來形容它的。⑩鄭振鐸則用「渾樸鄙野」、「明白如話」來論列它。⑪葉慶炳老師著眼於戲劇演出的效果，把它歸爲劇人之劇，其優點「正在運用純粹口語刻劃人物性格。以演出效果言，此劇之受大眾歡迎當在文人修辭之劇以上也。」⑫坦白講，除了葉老師的討論比較詳細外，其他像盧氏及鄭

氏的批評都是一種印象式的概論，距今人側重分析性批評頗為遙遠。但是今人跟前人大不相同之處在於，今人能從劇本演出的效果來做批評，因之能一反前人的看法，認為「殺狗記」像「白兔記」一樣是很出色的一個戲。

「殺狗記」把已有的簡陋素材加以再造，而不僅是在改寫而已。劇中除了第二、第三、第十二、第二十二、第二十五、第二十八、第二十九、第三十一、第三十三、第三十四、第三十五和第三十六齣為直接取材自「殺狗勸夫雜劇」外，其他二十一齣都出於徐暉的想像創作。因為約有三分之二的材料是新的，致不單單只是劇情繁富了而已，最主要還是人物的刻劃加深了，人物的行動都有了深入的動機說明，而這些都是跟劇作家運用文字運用得恰當有關的。

正如吳氏所說的，徐暉的文字真是「渾樸鄙野」，「明白如話」到家。例如，在第二齣裏，當主角孫華和胞弟孫榮都出場後，他們因意見不同而爭吵那一幕，不管是曲文或賓白都極能表現他們的身份和性格：

〔見相揖介小生〕，哥哥呼喚小弟，有何吩咐？

〔生〕喚你出來，非為別事。

〔繡帶兒〕吾朋友如龍卿有幾，兼之子傳賢齊。

〔小生〕且住。那柳龍卿胡子傳是市井之徒，詔諛之輩。哥哥說他甚麼。

〔生〕兄弟差矣！他兩個義比雲霄，與咱契似貫篋。

〔小生〕思之。人情末世奸似鬼，怕只怕面從心背。

〔生〕別的人信不過，他這兩個人，做哥哥的信得過。他心事你哥哥儘知，欲待要與他結交做兄弟。

〔前腔〕〔小生〕忠規，非直諒多聞善輩，何必異姓結義。

〔生怒介〕就結義個異姓何妨。

〔小生〕今日一語輕交，他時駟馬難追。

〔生〕休疑。此心獨斷無後悔。你這蠢東西，結義了這兩個人，得他教導你教導你也好。少不得學他些伶俐。

〔生〕，結義過，就如嫡親一般了。

「小生」哥哥要結義他，自去結義，小弟決不敢從命。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下〕

〔生〕看這拗種，恁般執性。我有了龍卿子傳結義，勝如手足，那希罕這小畜生。且喚吳忠出來，分付他安排筵席便了。

在這樣平平凡凡的一段文字裏，我們可以發覺，弟弟孫榮因為是書生，故開口閉口都是些成語典故如「人情末世」、「直諒多聞善」、「駟馬難追」等等，而他哥哥孫華卻是個才情不太高的執椅子弟，僅會發怒，倚老賣老，罵人「蠢東西」、「拗種」和「小畜生」等。一個是執善固執，勸兄長不可太輕信他人的書生；一個卻是輕信、火爆、剛愎自用，迷信於桃園結義的浮誇子弟。我們可以這樣說：這一段文字裏的曲文極平實，賓白則真是「平白如話了」。這樣平實村樸的文字，性喜淵雅俊麗的藻辭如果與安一樣的批評家當然是看不上的。因此也難怪他們要詆毀「殺狗記」了。

「殺狗記」裏並不是都沒有醜麗優雅的文字可言。徐暉是一位謹慎的劇作家，他就像湯顯祖以及其他許多本色派劇作家一樣，能隨著情節的需要而設景，因此劇中也有許多優雅甚至濃艷的文字。比如說下引第九齣「孫華家宴」的一段文字就很雅艷：

〔祝英臺〕〔生〕草芊芊，花荏苒，輕暖艷陽天。才子艷質，簇擁名園。嬉戲笑蹙鞦韆。排筵，好向花柳亭前，尋芳消遣。〔合〕我和你雙雙遊賞歡宴。

〔前腔〕〔旦〕俄然。笋成竿，荷展蓋，高柳噪新蟬，池畔避暑，撒髮披襟，歡笑同樂蓮船，好向流水亭前，納涼消遣。〔合前〕

〔前腔〕〔貼〕天然。但願人月團圓，千里共嬋娟。天朗氣清，漸漸金風。時送桂花香遠。堪羨，好向百尺樓前，玩月消遣。〔合前〕

〔前腔〕〔生〕瞥見。朔風吹起彤雲，簾幙亂飄綿；銀砌玉妝，覆地漫天，都喜兆成豐年。〔旦貼〕幽軒，儘教簇滿紅爐，觀梅消遣。〔合前〕

這一段文字是孫華把孫榮趕出家後，閒來無事。跟楊氏在園苑裏賞花宴樂時的唱和。假使把這一段文字孤立起來，而不顧到全劇的情節發展和人物背景，我們真會誤以為這劇本寫的是一個才子佳人的故事呢。甚麼「草芊芊，花荏苒，輕暖艷陽天」，甚麼「才子艷質，簇擁名園，嬉戲笑蹙鞦韆」；那一個句子不是優優雅雅？在上一段裏，我們曾提到孫華是一位執椅子弟，雖沒才情，但既是富家子弟，多多少少



也唸過一些書吧。因此在此春夏之交（從文字意象裏可以看出來），趁機在庭園裏設宴，美景當前，遂從花草吟詠起，想到四季裏自然界所提供的景致，終於祈望人月團圓，千里共嬋娟。若果我們能從人物的背景以及劇情的發展來看，則這段文字還是能跟人物的個性情節的發展配合得來的。

從上面兩段探討裏，我們可以發覺，徐暉就像湯顯祖一樣，能粗野也能優雅，並不如吳瞿安所說的那樣「鄙陋庸劣，直無一語足取」。吳先生大概只看到「殺狗記」之鄙野處，遂遽然以偏蓋全了。「殺狗記」的另一種語言特徵就是開雜以幽默俏皮話。明傳奇因囿於大團圓的傳統，所以不像元雜劇那樣，偶爾也有以很悲慘的場面收場的。概括而言，明傳奇都是喜劇，或是悲喜劇，在這兩種文體，幽默感就佔了極重要的地位。如果能跟西洋戲劇比較的話，則明傳奇極像英國自莎士比亞以來的許多劇本，在最悲慘的場面裏，也常出現一些俚俗、幽默的小插曲，以沖淡鬆懈悲劇的氣氛。而傳奇最顯著的一個特色就是處處有打諢罵俏的場面。一個歷史悲劇如「桃花扇」因有一個諷諧戲謔的說書家柳敬亭出現，或像王世貞的「鳴鳳記」，因有乞丐唱蓮花落（第二十三齣），鄉民鄉婦以淨丑的姿態控告嚴嵩（第三十八齣），在在都能給嚴肅的劇情增添色彩。談到這種諷諧小插曲，我們就不得不談語言了。

在「殺狗記」裏，當喬人柳龍卿和胡子傳跟孫華結拜為兄弟後，他們想在衣食上長期靠定孫華，就昧著良心設計來離開孫華和弟弟孫榮。他們的賓白就極諷諧：

〔淨〕我有一計在此。

〔丑〕計將安出？

〔淨〕我和你今日到他家，只說謝酒，昨夜回去，打從小巷裏走，只見令弟頭帶儒巾，身穿藍衫，脚穿皂靴，與一個挑船郎中說話。手裏拿了一包銀子，說我家耗鼠太多，要贖些蜈蚣百脚、斷腸草、烏蛇頭、黑蚊尾、陳年乾狗屎，糖霜蜜餞楊梅乾。

〔丑〕阿哥，怎麼有糖霜蜜餞楊梅乾在裏頭？

〔淨〕有了許多毒藥，放些甜的在裏頭過藥。

〔丑〕也是。

〔淨〕一贖贖了十七八包。

〔丑〕我也看見有二十多包。

〔淨〕正是。看見我每兩個，脚跟上紅起，直紅到頭髮上去。回身促走，一走走了一個灣，兩個灣

，三三九個灣，在無人之所，雙手拿了藥，對天跪下，告道：天地天地，我孫榮被哥哥孫華，嫂嫂楊月真、侍妾迎春，強佔家私，如今贖這藥回去，酒裏不下飯裏下，飯裏不下茶裏下，一藥藥死了哥哥，這家私都是我的。恐遭毒手，特來報告。

〔丑〕阿哥，這是你幾時見的？

〔淨〕啐。說了半日，對木頭說了。這是我說謊。

〔丑〕……只是進門怎麼樣見他？

〔淨〕孫大哥是極慈心，我和你須要假哭。

〔丑〕我沒有眼淚出，怎麼好？

〔淨〕這是要緊的。官場演，私場用，我和你演一演。

〔演介〕像。行行去去。

造成喜劇性的基因是卑賤（*baseness*）與驚訝混合。在這一幕裏，扮演淨丑兩角色的柳龍卿和胡子傳本身極卑賤，他們的卑鄙手段竟出乎觀眾的意料之外，使觀眾感到無限驚訝，所以很自然的就引發出極愉快的笑聲來了。在語言上來說，這種喜劇意識則是由柳、胡兩番人對話裏的不和諧感（毒藥跟糖菓混雜在一起）、誇張的言辭如「一贖贖了十七八包」或是過份堅決的言辭如「酒裏不下飯裏下」等造成的。這種村樸直接了當的語言跟他們的身份是完全配合的。

比較而言，無名氏的「殺狗勸夫」雜劇在語言上就不如傳奇那樣錯綜複雜，趣味百出。雜劇的語言不止不够堅決、平實鄙野，而且也極為缺乏幽默感。比如說，第二折裏弟弟孫華冒風雪到東京城裏乞食歸來所唱的曲子就未免太文雅了：

〔滾繡球〕似這雪呵，教買臣懶負薪；似這雪呵，教韓信怎乞食？似這雪呵，鄭孔目怎生迭配管，孫康難點檢書集；似這雪呵，韓退之藍關外馬不前，孟浩然霸陵橋驢怎騎？似這雪呵，教凍蘇秦走投無計，王子猷也索訪戴空回；似這雪呵，漢袁安高眠竟日柴門閉，呂蒙正撥盡寒爐一夜灰，教窮漢每不死何爲！

像上引這一支曲子，雖用同樣的句子結構，一吟三嘆，頗有哀痛綿綿不盡之感；但是，在他的曲子裏夾雜上這麼多典故，我真懷疑觀眾都能了解。另一方面，設想在這樣朔風颯颯的吹刮之下，一個肚餓肌瘦的書生還能有條不紊地羅列這麼多歷史人物嗎？這樣一段文字雖然跟主角的身份配合得上，但是一經考

應到背景劇情，我們就要問是否太文謬謬了一點？

底下我們要討論「殺狗記」的人物刻劃。在談到人物刻劃時，我們還是會不時提到語言的運用。爲了加深刻劃人物，劇作家常會傾向於應用某些手法。在描繪浮誇子弟孫華時，作者因時空之變易而交替運用鄙野和優雅的語言；在塑造孫榮時，他則慣於用綴上典故和美麗的辭藻的語言；在刻劃兩番人時，他則儘量用俚俗詼諧的文字，而且爲了使這兩個人物的性格能突出，他則會運用一些反覆出現的片語（*recurrent phrase*）如「水裏水裏去，火裏火裏去」來使人物個別化具體化。所以一般而言，徐嘸的文字技巧比無名氏的富有彈性活潑多了。

老大孫華是一個典型的富家子弟，娶妻楊月真，有賢聲，並收蓄一侍妾迎春。自從父母相繼逝世後，整個家當就落在他身上。他輕信，不辨是非，剛愎自用，善妒，而且用現代心理學的觀點來看，他還有點欺軟怕硬，犯了虐待狂的毛病。他愛罵鎮日伏案攻書的弟弟四肢不動，事實上，他才是一位典型的花花公子，鎮日只知跟一些不三不四的流氓地痞鬼混酗酒，把家裏大小的事都交給妻妾楊氏及迎春料理。若果沒有那麼賢善的一位太太替他撐持，整個孫家早就垮下來了。

他是東京人氏，劇中說他「家中財寶如山積；庫內錢財似水流」，「曾攻詩史，未遂風雲，喜得家道豐盈，儘可優游歲月。」在前面我們已提到他爲人輕信，不善於鑑別是非，剛愎自用，最典型的莫過於他結交了兩位市井騙徒柳龍卿胡子傳，把他們置爲心腹之交，說他們「不但詩禮之儒，頗饒豪俠之氣；且又知機識變，博學多能；物情市價，無所不通；官訟家常，何事不曉，」把他們看作是天上所無，地上僅有的寶貝，因此一心只想跟他們結義爲兄弟，以便「一來家中百事，商量有靠，二來要他教導孫榮，使他通些世務。」後因弟弟反對跟他們結成金蘭之交，並且反過來勸哥哥，說他們既非直諒聞善之輩，又非嫡親兄弟，像「這輩詭譎之人，還該疏遠他才是，怎麼倒去親近他。」他不止不聽，竟至一意孤行，銜怨在心。

孫華的輕信、不辨是非、剛愎自用尤其表現在把弟弟驅逐家這一件事上。兩番人自從跟他結爲金蘭後，竟日跟他在一塊兒吃喝玩樂。爲了鞏固這種萎靡的生活，他們就設計來離開孫家兄弟的感情。有一天，他們跑來對孫華說，他們早一日傍晚打小巷裏經過時，湊巧看到孫榮偷偷摸摸地在向一個挑船郎中買毒藥，並且發誓要回來毒害他親哥哥。假使是一位聰明的人，他首先應想想，一個同胞兄弟，尤其是其是一個書生，怎麼有可能無緣無故來陷害親哥哥。並且退一萬步講，既使真有此種可能的話，他也應該明

訪暗察，以作定奪。但是我們的孫華並不是這麼一個深思遠慮、明辨是非的人。他不聽猶可，一聽說弟弟有意要害他，就怒火中生，加上他早已對弟弟存有極深之成見，所以也不讓弟弟辯白，立刻用棍把弟弟驅逐出去。

自從孫華把弟弟趕出家後，他的妻妾都會相繼勸過他，不可胡亂聽信別人的讒言，希望他能已淪爲叫化子的孫榮接回家來，但他却一樣不聽，只知鎮日跟兩番人四處飲酒作樂。一日下大雪，他一早就請柳胡二番人到他家喝酒，大概喝到中午時分，興猶未盡，就冒雪再到酒肆中去喝，一直喝到黃昏時分，才搖搖擺擺踏雪歸來。無奈酒喝多了，沒回到家就醉倒在路邊睡去。他在路上唱的那支曲子極能表現出他的性格和身心狀態：

「水紅花」「生」三人結義做知交，賽關張強如管鮑。終朝沈醉飲羊羔，柳綿飄，梨花飛遶。」  
合「冒雪衝風，回去喫得醉陶陶。醉陶陶扶醉歸也囉。」

他極迷信劉關張桃園結義的神話，一心只想「賽關張強如管鮑」，所以，清醒時哼著要「賽關張」，醉泥了還是唱著要「賽關張」。但是他卻未意識到他們缺乏的是歷史人物的豪情俠骨、忠肝義膽，有的只是醉飲如羔羊，過得非常糜爛的生活。這支曲子的前半部既能顯露出孫華之病態固執（fixation），也是對桃園結義這一事件的滑稽諷刺（Parody），後半部則既能寫景，同時也能表現出他那副搖搖擺擺口語模糊的醉態。

無論如何，對桃園結義的最大諷刺就發生在這第十二齣「雪中救兄」裏。柳胡這兩番人一看到他們的義兄仆倒在雪地上後不止沒想到要合力扶他回去，相反的，他們卻都立刻動起偷孫華藏在靴中的玉環和錢鈔的念頭。在「殺狗勸夫」裏，劇作家只輕描淡寫的說他們偷摸了孫大的五錠就溜了；但是在徐娘的傳奇裏，他們一個偷一個把風，在幽默的語氣中把他們作小偷那副嘴臉表現得淋漓盡致。東西偷到手以後，興猶未盡，他們竟「把雪來蓋孫華身上」，以便他「凍死街頭妻不知」，作者只淡淡著筆，幾句看來不甚了了的話就把這兩個番人的狼心狗肺勾勒了出來。事實上，劇作家對兩番人的正面刻劃何嘗不是在反襯出孫華的無知、不知人，被人出賣！當他被丟在雪地上等著被凍死時，正好孫榮從東京城裏求乞歸來碰到了，一看見是親生哥哥，一無怨恨，也顧不得哥哥醒來會再打罵他，就把他背回家去了。但是我們這位孫大郎卻是沉迷到底。當他酒醒後一問是弟弟偷了他的錢。這樣一來，不僅不聽辯白，也不讓弟弟把飯吃完，就拳打腳踢把弟弟又趕出門外去。



孫華把弟弟二度趕出門後，雖有妻妾不斷勸他，但他仍然執迷不悟。清明節上山掃墓，柳胡二喬人假裝孫家的祖魂附身，舌簧輕彈花言巧語一番；居然使孫華信以為真地把他們當作是救命恩人。這一來，他不止給結拜兄弟提供油鹽柴米，而且還各給他們娶了一房妻室。楊氏看官人這樣執迷不悟，便託人去教替孫家三代看管田莊的王老實乘機在墳上勸誡一、二。孫華不聽勸告猶可，一聽卻想歪了，以為是弟弟叫他來污辱他。回到家裏後，他竟萌殺機，便偷偷叫僕從吳忠到城南破窖中去殺害親弟弟。

上面所提到的孫華答允娶老婆給柳胡二人，楊氏教王老實在墳塋上勸主以及吳忠銜命去殺害孫二等事都是元雜劇所沒有的。徐暉的戲裏增加了這幾個事件後，愈把孫華的輕信寡諾、固執、剛愎自用以及不會辨別是非的性格刻劃活了。有一天傍晚喝得醉醺醺回來，他在後門絆到一件物體，朦朦朧朧中，他伸手一摸，拿到鼻裏一嗅，這可嚇呆了他：原來那物體竟是一副屍體。平時他擅於打罵親兄弟，現在禍事當頭，他竟被嚇得六神無主。還虧妻子替他出主意，叫他去請那兩位滿口甜言蜜語，口口聲聲「大哥有事，都是我弟兄兩個擔當。火裏火裏去，水裏水裏去。大哥若是打殺了人，也是我弟兄兩個替你償命」的結拜兄弟來把屍體抬到城外埋了。不必說，他是碰了一鼻子灰，因為柳龍鄉一聽孫華殺了人就以「驚心病」推脫了，而胡子傳也中了「心痛症」推諉了。到最後，他只有硬著頭皮去找同胞弟弟孫榮來幫忙。而孫二也真的滿口答應了。總之一句話，劇作家所要強調的就是，疏不如親，朋友相交，日久見人心。

從上面的討論裏，我們可以發現，徐暉對孫華的塑造是非常成功的。他輕信、固執，不辨是非，剛愎自用。他只會罵弟弟四肢不動，事實上，他只知道日跟一班酒肉朋友去逐聲犬之樂，他才是一位典型的花花公子。他只會欺軟怕硬。弟弟比他才高，惟因不能萬事都依順他，他動不動就拳腳交加，最後因聽信他人的讒言，而把弟弟驅逐出去。作者爲了把他刻劃得生動，不惜在原來粗糙的材料上增添許多必要的枝節，並且因情而設語，使他有所變化；他實在可說是劇中刻劃得最圓滿的一個人物（round character）。

他的弟弟孫榮是最典型的書生。他因不像哥哥那樣，從一個輕信、固執、不辨是非、剛愎自用、愛酗酒、而且迷信於關張結義的神話的人醒覺過來，性格上有所發展，比較令人可信；但是作者對他的刻劃仍然是很完滿的。在第二齣裏，作者用他哥哥的觀點如下寫他：

孫榮，從小是卑人撫養成，今經一十八歲，未曾婚配。一應家事，俱是卑人總理。他只在學

館政書，見成安享。這也罷了。奈他性多執拗，才欠圓通，胸中之學，或者之餘，戶外之事，全然未曉，每每觸忤卑人，屢加訓責，他縱無怨恨之心，奈絕無順從之美……。

他實在是一個典型的書生，只知鑽日埋首書堆之中，因此對於戶外之事，當然是「全然未曉」了。至於說他「性多執拗，才欠圓通」，「無順從之美」，那全然是孫華的一種偏見。因為在往後的許多事件中，我們可以發覺，他實在事事都能順從哥哥，只是碰到悖禮乖義之事，他卻能執善固執，絕無妥協之餘地。他真可以說是儒家精神的具體化身。他哥哥要他一起跟柳、胡結義，以便他們能開導開導他。他的反應具有典型的儒家精神；朋友必須能「忠規」、「直諫」、「多聞善」。至於像柳、胡那種「市井之徒，詔諛之輩」，他絕對不肯跟他們交往，更遑論要結為金蘭之交。他堅決地回答孫華：「哥哥要結義他，自去結義，小弟決不敢從命。正是畫虎畫皮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

以後故事的發展證實了孫華的看法：柳、胡兩人都是口蜜腹劍的人。他們跟他哥哥結義後，爲了能長期吃喝玩樂，遂設計離開他跟哥哥的感情。當他哥哥一聽他有意毒害親哥哥時，也不分青紅皂白，就立刻把他趕了出去。在雜劇裏，戲一開始，弟弟孫二已被趕出家門，住在城南破窖中，在本劇中，孫華被逐出家門後，就暫時在一個旅店寄居。後因無法付房租，被剝下衣服趕出門去。這一來，在前途茫茫之下，他便到城南去跳河自盡，不想卻被一個老翁救起，把他安置在城南一個破窖中。有一天從城裏乞罷歸來，無意中在路上看到哥哥醉倒在雪地上，他就費力把哥哥背回家去。回到家裏，嫂嫂還以爲他已跟哥哥「和睦」了呢。不管怎樣，當他兄長酒醒過來後，一問是弟弟背回來的，再問鞋中的寶貝和錢鈔已不翼而飛，便不問青紅皂白又把他驅逐出家。至於他最後能跟哥哥和好，我們在前面討論孫華時已提到，那完全是由楊氏殺狗勸夫促成的。

在前面我們已提到：作者在刻劃孫華時，因爲要配合他的書生身份，故他出現時常常有許多典故出現，文字一般來講都比較優雅一點。但是像第十一齣裏的幾支曲子甚至質白，都只可以說是渾樸有餘，俊雅不足。爲了節省篇幅，僅引一小段如下：

「疊字錦」我如今待入城也麼咪，已入城心下多驚怕。又恐路中逢見我哥哥，他惡怒發時，將咱來毆打。待轉家，又恐怕哥哥不憐念咱，待轉身又怕雪迷了路差。只爲你煩惱惱，哀哀怨怨，悽悽慘慘，悶得我沒投奔。

兀的不是苦殺人也麼咪。如今也怕不得羞恥，只得去街坊求乞則個。

蒙上面這樣的曲文賓白，甚麼「待入城也麼咪」，甚麼「已入城心下多驚怕」，在梁廷楠、吳梅等人看來當然是俚俗不堪了。因為他們注意的只是曲文的優雅而不是曲文能否配合角色的身份以及演出效果。在我們看來，這時孫榮住在破密，在凜冽的風雪吹刮之下，一方面得到城裏去乞食，一方面又怕路上遇到哥哥被毆打，在如此情景下，我們怎可能要求劇作者昧藝術良心，把雪花紛飛沿乞街食美化！這一段曲文之巧妙處就在於情景交溶，尤其後半段的疊字，唱來綿綿不斷，更能把孫榮的哀怨悽苦托出來。徐暉之爲本色派劇作家，就盡在這種地方表現無遺。此外，在描寫孫榮受到種種屈辱時，作者常常用韓信及呂蒙正等之受辱來比喻，適可而止，絕不像「殺狗勸夫」那樣，儘在堆砌典故以致顯得非常過份和不真切。

在談過作者的巧心匠意後，最後我們還得提到兩點。第一，不管在雜劇或傳奇裏，作者都把孫榮刻劃得太軟弱了。他動不動就哭，太陰性化了。第二，他寧可讓哥哥「把家私佔了，把家私佔了，因甚不爭競，只因要我家法正，我寧可受苦，不敢怨家兄，教人自愁悶。」他寧可被打、被逐出家門去當乞丐挨餓，但是就不肯反抗，爲的是要孝悌，要維護社會體制。像這種觀念，在現代人看來未免太陳腐了。而徐暉所要表達的正是這種觀念。他可以說是非常古典的一位劇作家。

孫華的妻子楊月真知書明理，是一位很賢慧的婦人。她身邊有一個侍女迎春服侍他。在無名氏的「殺狗勸夫」裏，侍女梅香上場機會微乎其微，在劇中根本不發生作用。在本劇裏，迎春是楊氏的襯托（foil）。他們兩人一問一答；勸夫時就一左一右地勸，內心活動和戲劇性無形中就增強不少。由於作者懂得用迎春來襯托楊氏，楊氏遂比雜劇中的同身刻劃得生動多了。因此在討論到人物刻劃時，我們只有把她們一起討論。

在本劇中，作者以第三者孫華描繪楊氏及迎春說「荆妻楊氏，婦道頗閑；侍女迎春，家規能守」，這樣的描繪是恰切的。他們可說是典型的中國婦女，丈夫跟叔叔不和睦，他們就伺機規勸一番，當丈夫跟異性朋友結爲兄弟，而把嫡親兄弟逐出家門，她們也時常勸諫，真可說是做到「每日勸諫」，但是孫華就是「執性不從」，叫她們無可奈何。孫榮被逐半載後，侍妾迎春左思右想，覺得楊氏也有不賢慧處，因爲既然家裏的錢財都是楊氏掌管，何不瞞著孫華，暗地送些去賑濟孫榮，免得他在街頭叫化？當她把她的意思告訴楊氏後，後者回答說她「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她的理由如下：

你不聞古人言，男無婦是家無主；婦無夫是身無主。男子治家之主，女子是權財之主。俗語云

：家有一心，有錢買金；家有二心，無錢買針。我若依了你的言語，背了大員外，使人送些錢與小官人，有何難處。只是於禮不可。此乃背夫之命，散夫之財，非賢婦也。還是勸諫官人同心轉意，著他兄弟和順，迎小官人回家，方是十全十美。

從她的話裏，我們可以曉得，她不肯「背夫之命，散夫之財」，是非不能也，不爲也。她辯論之基礎純粹是儒家的。劇作家在刻劃她時，能用第三者來把她的立場甚至可以說她之心思（因為她心裏可能也想暗地裏賤賤孫榮，只因於禮未合，故不敢這樣做）透露出來，當然比雜劇裏不刻劃她之心靈活動靈活深刻多了。

楊氏除了跟迎春直接當面勸夫外，在清明節時還會叫替孫家三代看管莊庫的王老實趁孫大員外到墳上掃墓時就地勸解，因為她想「或者員外見他是祖上老成之人，聽信他言，也未可知。」但是效果並未如她所預期的。因爲屆時王老實的背了一幅畫，畫上畫著田真田慶田廣三兄弟和田廣的婦人，他就以他們兄弟被三嫂攔撥，合而分分而合的故事來諫主人。沒想到不勸還好，一勸之下，孫大郎竟以爲是弟弟叫他來奚落自己的，因此返家後，就叫僕人吳忠帶刀到城南破寨中去殺害親弟弟。非常湊巧的是，楊氏因見左勸右勸都勸不動丈夫，這天使設下一計，先向鄰居王婆買了一條黃狗，然後「央她殺了，把衣服巾帽與狗穿戴了，扮作人形，放在後門首，卻把前門牢牢拴上」。這天晚上，孫華酒後歸來，在後門絆了一跤，醉中遂誤以爲那是人屍體，嚇得他魂飛魄散，去央求柳、胡二結拜兄弟來幫他拖到城外去埋，他們卻藉口推脫得乾乾淨淨，到最後卻只有去央求親弟弟，而孫榮卻毅然來幫忙，絕不推脫。這樣一來，親疏立辨，兩番人的詭計昭然若揭。吳忠正好這時到寨中來，一齣悲戲恰好沒有發生。柳、胡二番人被疏遠後，竟然跑到官衙裏稟告孫華殺人。在訴訟時，楊氏幡然挺身而出，把前因後果細細辯明，主審此一案件的縣尹聽過後，遂上表奏告君王，表彰楊氏孫榮等，並把柳、胡二番人杖打一番，充軍邊遠地方。作者在刻劃楊氏這樣一位知詩書，勸夫有道的理想女性時，用的都是典故以及優美文字。她就像叔叔孫榮一樣，言行一致，代表的是儒家的倫理精神。也就因爲這種性格的一致性，她像孫榮一樣，顯然不如孫華那樣栩栩如生。

最後我們要談的是柳龍卿和胡子傳兩番人。他們在劇中的角色是「淨」和「丑」，一個是大花臉，一個是小丑。就像所有這一類人物一樣，平時愛耍些小花招，心術不正。他們極爲卑鄙。見利忘義；他們之所作所爲往往令人感到無限驚訝。他們的卑賤加上觀眾的驚訝，遂引起笑聲一片。無名氏的雜劇似



乎沒把他們好好分開，把他們寫成了定型的壞人（stock character），舉手投足似乎都有了一定的反應（stock response）。而徐晚在塑造這兩個人時，都儘量想把他個別化具體化，這一點我們將會再提到。

在雜劇裏，柳胡二人自稱「不做營生，則調嘴拐騙東西若流水」，孫二稱他們爲「逆子」，楊氏稱他們爲「光棍」，但是在傳奇裏，作者往往都把他们叫做「喬人」，也就是無賴騙徒之流。他們慣於耍花招，以甜言蜜語來迷惑人，所以孫大員外還以爲他們是「詩禮之儒，頗饒豪俠之氣，又且知機識變，博學多能，物情市價，無所不通，官訟家常，何事不曉。」事實上，他們正如孫榮所說的，只是一些「市井之徒，詔諛之輩」。他們虛偽狡黠毒惡，但卻極會偽裝，使人無從看清他們的真面目。他們跟臭氣相投的孫華結爲兄弟後，便開始離開他跟孫榮的感情。第五齣寫他們一邊向孫華進讒言，說孫榮已買了毒藥要來毒殺親哥哥，非把他立刻趕出去不可；另一邊卻對孫榮說他們已盡力在孫華面前勸解，別把親兄弟驅逐出去，確已把他們的技術嘴臉寫得入木三分。在塑造他們兩人時，作者儘量想使他們刻劃成有血有肉的個體，在劇中，所有的詭計都是由柳龍卿想出來的。孫華醉倒路旁，先打壞主意要摸走他的寶貝及錢鈔的是他，孫華來找他去幫忙埋屍時是他先推脫得乾乾淨淨，甚至到最後因爲被孫華疏遠而去勒索他，並把孫氏兄弟扯將官裏去告他們的也是由他採取主動。很明顯地，作者處處都在把他刻劃成一個無惡不作魔鬼式的人物。至於在刻劃胡子傳時，就像作者在刻劃孫榮時常常用一些重覆出現的片語（recurrent phrase）如呂蒙正、韓信等來比況他，作者在刻劃胡子傳時也用到這一種技巧。他也像柳龍卿一樣，有酒吃就手舞足蹈，但最能表現他浮誇的個性的是他喜歡用一些詞句如甚麼「結義就「賽關張」，結義後「大哥有事，都是我弟兄兩個擔當。火裏火裏去，水裏水裏去，大哥若是打殺了人，也是我每弟兄兩替你償命。」尤其是「火裏火裏去，水裏水裏去」這句話一出現就跟他黏在一起，使人對他印象深刻。但是有朝一日孫華來尋他「償命」，要他「火裏火裏去」時，他卻也像柳龍卿一般，擺脫得乾淨。總之一句話，他們虛偽、狡黠，心地不良。但是他們卻是這個戲裏的笑話中心。沒有他們，這個戲就會變得太嚴肅太刻板了。在雜劇裏，他們的下場是「各打九十」，遣發「爲民當差」，在本劇中，他們卻被著枷號市曹三個月。滿日各杖一百，發邊遠充軍。

從上面的討論裏，我們可以得到一個結論就是，徐晚的「殺狗記」雖然取材於無名氏的「楊氏女殺狗勸夫」雜劇，但是他卻增添了不少情節；在人物安排方面，他增添了配角如吳忠，安童和王老實等，

並由於他能利用於變化的文字來逼近經驗，使得情景交融無間，所以他的人物的性格就變得極為鮮明。如果以演出效果而論，像這樣人物性格栩栩如生。語言非常豐富的一個劇本，應該比「拜月亭」及「判釵記」能為一般觀眾所接受。（一九七四年八月七日）

## 附註

①「楊氏女殺狗勸夫雜劇」收在明臧晉叔編的「元曲選」（這書臺灣有中華和藝文書店印行的版本）裡，作無名氏撰，另一個版本叫做「斷殺狗勸夫」（脈望館鈔校本），收在楊家駱主編的全元雜劇三編（臺灣世界書局印行）裡，也作無名氏撰，但後却註說，鍾嗣或「錄鬼簿」作「王脩然斷殺狗勸夫」，蕭德祥作。這兩個版本並沒甚麼太大不同之處。脈望館鈔校本刪除了臧氏版裡一兩段冗長的賓白，也把三幾個矛盾不清的字眼改正過來。其他曲文賓白還有一些小差異，但却無關宏旨，茲可不論。鄭振鐸指出，歷來改作「殺狗記」除了徐時敏、馮夢龍、恐怕還有其他的人，然而不管怎麼樣，原作渾樸鄙野的氣息仍然未被除盡，見「中國文學史」（臺北縣新欣出版影印本），第七七九至七八〇頁。

②見青木正兒著「中國近世戲曲史」（王吉廬譯，商務出版）第一一四頁。至於兩劇關目之相似處，讀者可參考第一一四至第一一五頁。

③青木正兒引用，見「中國近世戲曲史」第一一四頁。

④見「顧曲塵談」（臺北市商務版），第一六七頁。

⑤見「中國戲曲論」（臺北市清流出版社），第七一頁。

⑥見「中國文學史」第七七九至七八〇頁。

⑦見「中國文學史」（臺北市廣文書局）第五一六頁

⑧馬奇氏（Vincenzo Maggi）以為要產生笑料，卑賤必須跟驚訝混合在一起。見傳述先生的引述和申論：“Plot and Style of the Quest,” *Tamkang Review*, IV, 2 (October, 1973), P.82

鄭百年

# 文人的胸襟

學與思專欄

中國思想的奠基時期是在春秋、戰國的幾百年間，諸子百家的興起，不啻爲中國添上燦爛的一筆，同時，也幾乎爲中國歷代文人定下了造塑，無論是政治、藝術、人格精神和處世態度。

無可否認的，儒家思想是中國的精神，支配了中國思想界一個漫長的時代。儒者是偉大的，他們有范仲淹那種「先天下憂，後天下樂」的精神，他們勇毅地承擔天下人類的重任，正如胡適之所說的：孔子從那種近於原始意義的「儒」出來，他的性情人格逼他漸漸的走上剛毅進取的方向，走上「修己以安人」的積極路線，要從「學而不厭，誨人不倦」的教學裏造就出一種能荷負人類擔子——仁以爲己任——的人格（見胡著淮南王書序文）。人類如果缺少這種積極的精神，人類似乎是不會進步的。然而，人畢竟是人，是由肉和血所造成的。當他失敗的時候，他會感到悲傷和痛苦；當他被擊着的時候，他會忿怒和暴躁；儒家並沒有爲人類解決這個問題，自艾自怨，並不是根本的解脫方法。就是孔子本身來說，一生風塵僕僕，又連續幾次被驅逐和圍困，也只能自怨命運乖舛，不逢堯、舜聖世了！至於他常常嘆息的：

道不行，乘桴浮於海！

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買者也。

並不是精神解脫後的表現了。

道家的思想一向被人誤解為消極和頹廢，但是，道家思想是直探人類心靈的深處，無論你是顯達，或是處於失意的時刻，都能够讓你在精神上獲得慰藉。有人以為這是一種現實社會的逃避，一顆螺絲釘的逃避，然而，當一個人在挫折和失意之際，除了跳入宗教的解脫，或者尋求道家的慰藉之外，還能够怎麼樣？人類是血、肉之軀，精神會錯亂，思想會發瘋，不是二十四小時可以不停地工作的機器呵！

老莊這種解脫的思想一直影響中國文人，兩千多年來一直沒有改變，尤其是在文學方面，以解脫的境界為上乘作品；王國維所提出的忘我境界，便是淵源於老莊的學說。蘇東坡前赤壁賦最精彩的一段是：

吾與子漁樵於江渚之上，侶魚蝦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屬，寄蜉蝣於天地，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得，託遺響於悲風……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為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適。

前半段充份地表現了莊子的齊物思想，而後半段的無待精神，更是洋溢於字裏行間；境界的高超，足以震懾讀者的心靈。蘇東坡是一位天才橫溢的文人，如果沒有莊子供給他這方面的靈感，蘇東坡就不成為蘇東坡了！

至於李白，他對莊子的了解，也非常深刻，試讀那首「把酒問月」的後半段：

今人不見古時月，今月曾經照古人；

古人今人若流水，共看明月皆如此；

唯願當歌對酒時，月光常照金樽裏！

前面兩句，是托開萬物的齊物思想；後面兩句，完全表現出李白當時精神上解脫到達了逍遙



的境界。中國的詩人，最善於利用詩文的後面幾句來表現這種超脫的逍遙精神。這裏，引用幾句來看看：

下馬飲君酒，問君何所之？

君言不得意，歸臥南山陲。

但是莫復問，白雲無盡時。

（王維：送別）

然後知是山之特立，不與培塿爲類，悠悠乎與顓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窮。引觴滿酌，頽然就醉，不知日之入，蒼然暮色，自遠而至，至無所見，而猶不欲歸，心凝形釋，與萬物冥合……。

（柳宗元始得西山宴游記）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白髮漁樵江渚上，慣看秋月春風。一壺濁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談中。

（三國演義題詞）

中國文人的外表是儒者，而內心是道者；中國文人的思想是儒家，而其胸襟是道家。中國文人因老莊的賜與而有一種自我解脫的境界，這種境界是忘我、忘物和忘神的，所以，中國文人無須依賴宗教以求解脫。宗教上的解脫和老莊的解脫完全迥異。前者必須依賴上帝，其自我的存在必須由上帝來肯定，上帝是在自我之上面；後者是自我肯定自我，我便是上帝，而且，上帝也必須由我的肯定方能存在；這便是老莊解脫的境界比宗教上的高一層的地方，也是老莊精神比任何宗教博大的地方。

莊子知北遊篇有這麼一段文字：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

莊子曰：「無所不在。」

東郭子曰：「期而後可。」

莊子曰：「在螻蟻。」

曰：「何其下邪？」

曰：「在稊稗。」

曰：「何其愈下耶？」

曰：「在瓦甕。」

曰：「何其愈甚耶？」

曰：「在屎溺」

東郭子不應。

根據莊子的意思，凡物都不離道，縱使是瓦甕或屎溺（莊子之道，似乎等於宗教家之上帝）。如果站在宗教家的立場上來看，莊子這種說法便不倫不類了。淮南子原道篇有段文字，說：

自得則天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

上帝、宇宙和我，三位一體，焉有不得容於其間乎？天地因我而有，我因天地而存在，各得其所，各得其得，這便是莊子所謂「天地與我並生，萬物與我爲一」，也是中國文人胸襟博大的一面。

\*

\*

\*

信仰宗教的一個目的是在尋求精神上的解脫。中國文人的胸襟，有一種「保和」及「不外越」的精神，用儒家的一句話說，就是「安貧樂道，知足常樂」，寓有這種精神者，對自然的一切都充滿了情趣。陶淵明便是這種文人的典型代表，他那首停雲的四言詩，便可以概括他全部的「保和」精神：

翩翩飛鳥，息我庭柯；

斂翮閉止，好聲相和。

豈無他人，念子實多；

願言不獲，抱恨如何！

飛鳥是宇宙一物，而我也宇宙之一物；飛鳥止息於庭柯，而我也止息於田園；飛鳥和我亦都是斂翮閉止，彼此好聲相和，余尙有何求呢？……陶淵明的精神已經到達了「保和」的境界，不需要外界的肯定了。

保和精神的賜與者是莊子，而莊子本身便是生活在這種境界裏。淮南子原道篇說：

雖游於江海裔裔，馳要驟，建翠蓋，自觀掉羽武象之樂，耳聽泊朗奇麗激挾之音，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溼洑流瀟

；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恍然失其情性。

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隱於榛薄之中，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瓮牖，揉桑爲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雪霜瀟灑，浸潭苙蔭，逍遙於廣澤之中，而仿洋於山峽之旁，此齊民之所爲形植繁累，憂悲而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爲愁悴怨慰，而不失其所以自樂也。

淮南子對保和精神解釋得異常清楚，得勢和失意都是循環變化，快樂和悲傷都是沒有意義，精神上還需要甚麼解脫呢？

要求精神上的保和，必須牽涉到哲學上的知識論。科學愈發達，人類愈要求精神的解脫，否則人類將因精神的「枯竭」而死亡。人類可否憑着知識抓到一些真理呢？而這種憑藉的手段是否正確呢？所獲得的是否就是真理的本來面目呢？……沒有人能回答。莊子似乎是否定這一系列的問號，他在逍遙遊裏，清楚地說：「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聾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瞽哉？夫知亦有之！」人類心志之了解真理，亦正如瞽者之觀文章、聾者之聞鐘鼓呵！莊子否定了知識論以後，便建立起他自己的思想：

生有爲，死也虧，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歷數，地有人據，人有死生，吾惡乎求之（寓言篇）？

淮南子精神篇也說：

夫造化者，既以我爲壞矣，將無所遺之矣。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強求已，其殺我也不強求止，欲生而不事，憎死而不辭，賤之而弗憎，貴之而弗喜，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

西方人的思想是「逐末」式，是向真理追逐，爲了追逐真理，必須利用知識論。莊子反對這種「外越」式的追求，主張「反本」，真理便是自我，走向自我，掌握自我，便是真理或上

帝的獲得。要如何掌握自我呢？要如何走向自我呢？答案是：精神的保和。

\*

\*

\*

自從莊子以後，中國文人都一直受到他直接或間接的影響。文學家來拾取他的煥然文采，思想家來聆聽他的心靈呼喚，政治家來學習他的無為精神，藝術家來領會他的空靈境界。儒家大師雕飾兩千多年來文人的禮節儀度，而道家大師却滋潤了兩千多年來文人的心胸肺腑，讓他們得以自由地呼吸那青山白雲邊的清悠的新鮮空氣！

## 友聯書局（私人）有限公司

郵購書目 函索即寄

索取書目地址：

Union Book Company (P) Ltd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 輕描集

## 任何一段

我知道如果我告訴自己，是的我可以坐下來寫一些文字。這樣的晚上，放一張不熟耳的唱片，聲浪較得很低，因為唐已經睡着。世界也是輕的，含糊地也不笑，也不特別有意義，總之漸漸都過去。女人在唱：「你不要不要我教你唱歌跳舞……」好像就是那樣簡單，再下去不清楚她有些甚麼要講，似乎連她自己也不太明白。半杯冷飲，剩下泡沫在杯底。明日未到來之前，我老早就知道，追憶裏令我快樂令我傷感的點點滴滴，凝結在任何一段時間。

## 在活着

夏天的時候，看見一個學生模樣的男仔，和一隻大狗說話。他並不識得牠，只是路過見牠在水池裏玩水，於是停下來，彎着腰專心一致講了幾分鐘。離得實在太遠，聽不到談話內容，然而有甚麼關係。十分感謝這個人，感謝這巧之又巧的一刻。我只是在活着，經過一個站又一個站。夜晚看完電影等巴士，電報路吹起日間報紙，沒有人願意再談的新聞。衣衫襤

襖的閒人間，你有沒有多餘的零錢。我只是在活着，認真慚愧，甚至不會停下來與嬉水的街狗打招呼。

## 起一朶花

多年前要寫一篇言情小說，想用這個題目，雅蒙笑說，是流行歌曲。隔了很久，已經把它忘了。去年生日，出去食晚飯，回來的時候唐忽然拾起路邊一朶花。是玫瑰，不知道甚麼人丟的。拿回來插在小瓶，第二日開了，香了多天。我妹妹與我是同月同日生，她寫信來，「一大早就有人送來兩打玫瑰。」不知道爲甚麼，又想起來，我是很認命的，冥冥中註定我始終會用這個字做題目，寫了倒非常安樂。雖然內容和當年希望寫的完全風牛馬不相及，可是這是真的。或者，深奧一點的說法，是冥冥中註定，我有一日會有這一日，這時隱約的閃現，卻讓我記在心上。現在的真理是，知足就好，其他都不管了。

## 多餘

柯翰的唱片，市面上大減價，只賣一元九毫九。過了很久去看，還有存貨，夾在不三不四的唱片之間，可能這輩子永遠賣不出去。這簡直是多餘又多餘的一件事，因爲柯翰並不流行，喜歡他的早已買了他的唱片，不喜歡的再減也沒用，賣五仙還是不買。我的朋友又不多，要不然買下來，倒是很好的聖誕禮物。這個價錢，我能够買一打而不肉痛。但是僅有的朋友對柯翰也不感興趣，只有我日夜還在聽，一遍一遍。連帶的想到，不知道在某些人眼裏，我是不是十分無可救藥的一個人，去看莫名其妙的電影，聽多餘的唱片——而且不是大減價才買下的，一出爐就滾水燙腳的去搶購。

## 尚風流

我也還有我的風流。送一點東西去印刷，等待的時候，去附近的畫廊看，慢慢一間又一間，三藩市的繁忙，活該有我這樣的人，不急著趕出趕入，點綴其間。聽到女教師在為她的學生解釋：「其實馬堤斯早年很受塞尚影响，十分明顯。」我非常舒服了。

## 魚與熊掌

起得特早的一朝，為着上課之前要將功課裝璜好。空氣清到簡直微甜，也不特別大風，天際呈露濛濛的橙色和粉紅，一下就將過去。使我十分懊惱，這些被睡去了的早晨。可是，又真的喜歡睡，如果不是，不知道能多做了多少的工夫。不過另一方面，也其實做不出甚麼來。反正睡了也幾十年，倒不如懶着，但是這樣美麗的早晨……就如在夏午，真想在草地上晒一層較深的膚色，室內又在映名片。魚與熊掌。魚與熊掌。

梅淑貞

# 人間事

少年不知愁滋味  
嘗爲琵琶譜新曲

幻將鏡花

自平

說成  
愁！

而今已識愁滋味

青燈下枉寫斷腸詩

人間

玉露

金風

天上

偶相逢分作沙

飛

紅

雨

如是者歷三十餘寒暑，遲至

塵滿面鬢如星白

俗家人恍愕中向僧問

今生緣會否錯結他生裡？



歸雁

# 拇指印

## ——悼母親逝世三年

當我飛渡一個海洋時，母親  
那展翅的依依

斂翅的無奈

一海的藍

不是妳的白髮

一海的青

是妳墳頭叮嚀的柳枝

母親，那首古老的歌

一個猶太孤兒哀哀的歌

一個流落異鄉，爬也要爬回來的浪子

所唱的哀哀的歌

在心裏迴轉千萬

千千結

萬萬結

後記——母親目不識丁，凡須簽名時都是蓋個拇指印，我記得最清楚的，是她帶我走了好遠的路，替我在一間著名的小學辦理入學手續的那一次。我今日還能寫這首悼她老人家的詩，全靠那個拇指印。

顏宏高

# 變奏

## 一 時間的變奏

當墓園

忍受一陣風暴的凌辱後

悄然坍塌

洪水

在我轉身之際

爭着把所有的遺屍運走

送往下游

向陽光蔭深處

向疲憊的我

尋覓的行者

形容枯槁托鉢着

蕭索純樸的夢

童年的記憶

海一般詭譎

## 二 童年的變奏

我把去年的稚穉

交給你，要你

往莽莽林野

尋回我失落的一張臉

那是去年迷遊時

最後一次遺下的

恐怕現在已經

腐朽成荆棘的

肥沃，或被獸類掠奪

譜成刺青的殺客

我一直錯覺

以爲我戴的是另一張

陌生的臉

## 三 少年的變奏

曖昧的情感，渲洩

一如月光漲滿

一片春季的新綠

你是否也滑稽像我

在一位少婦匆匆掠過時  
抬頭只看見  
星的臉匿在雲間  
竊笑。我把羞怯  
藏於午夜的被褥裏  
聲顫地低唸：  
她的名字  
那月光竟也變得  
愛情般神聖

#### 四 愛情的變奏

天空的音樂  
一片朝曦似的傳來  
在我床前徘徊  
栽出一朵鮮紅的花  
若水晶無瑕  
我像第一次自瀆  
用眼神道出心理的罪愆  
夜夜擁抱着她  
吮吸，這朵鮮紅的花  
直到她逐漸憔悴  
天空的音樂逐漸轉弱  
終至，只有  
血的聲音憤怒地



吶喊

## 五 老年的變奏

血的吶喊，預言着  
我的悲劇

死亡或許是屬於雪的  
龐然地下降：

我是清寬的

心跳的節拍

許是未來大寂的前奏

常常會有這種

星光碎裂的恐懼

於是我盼望奇蹟

拜日，虔誠一如

夏天的蟬

直到最後一滴血

曬乾

## 六 死亡的變奏

也會有一種劇烈的

震撼，麻木地

把你送往陰漉的居所

那壯麗的軀體

最終也成了絕响  
冥冥間，只聽見  
骨頭被啃的聲音  
寒氣彌佈全身  
所以我必須離開你  
我一度的居所  
或許——  
清明疏雨時  
我會帶着發亮的面具  
來探訪你

七五·十二·一·台北·

# 倒影

方娥真

已然是秋天了  
已然是秋雨亮窗  
小巷迷濛的秋天  
有人撐傘經過  
有黃色的雨衣在樓下  
不知那兒有歌聲  
歌聲在未完的時候突然斷了

我的小屋有人  
我在濃咖啡中看你  
你的臉在杯裏的倒影中  
我想儘情的憂悵

有時我真想死

假如你死了

化魂歸來的夜晚我怕不怕

輕拍小窗 你問我約會

讓深閨空寂

我說你不要來

我的周遭是雪夜

我早已化雪

覆蓋着你屋檐上

我是那無限絕望的白雪

稿于七四年五月六日



# 側影

方娥真

如果深夜

夜深我還不能歸來

在星星的天空下

我墓前的衰草

正逢深秋 正逢腐朽

我青澀的年華已化為草

衰草化為流螢

點着燈籠 一路尋到你的窗前

星星照見我

你的燈光照不到我

你坐在書房內

悲憤地看書

桌上的書本怎麼都亂了

如今我真的回來  
你怎麼不抬眼看我  
說過如果誰先化魂  
誰也不會害怕的  
你到底怕不怕我呢  
當我用輕輕的火光喚你  
你怎麼不回答我呢  
房中那面落地的大鏡  
驀然浮進你的側影  
你的側影不看你 卻看到了我

我急着想知道  
那些荒廢的日子怎麼過  
你卻說不出一句話  
從此以後  
誰會與你臨床談死亡  
誰會與你爭着求早天呢  
年華那麼嫩麗  
爲的是要在永別中  
換來朝朝暮暮的懷念  
爲的是讓你愛笑的小妻子  
在遠遠的那端  
把聲音笑得更清脆  
讓你在一疊疊照片中  
苦苦尋求靜止的時光

讓你在憂悵的酒中會我  
在心上，把我懸掛  
永遠掛成嬌滴滴的美人圖  
白水的水袖如寒風  
拂動你下半生的悲痛  
這一切，都爲讓你比我先寂寞

我怎麼料到一切竟成真的  
或許真的發生了也不打緊  
你每夜能和青嫩的我再約會  
但我怎能料到 我怎會料到  
你鏡外的側影看不見我呢  
天一亮的時候我就要回去了  
我就會化爲衰草  
你還是說不出一句話嗎  
你還是聽不見一句話麼  
冬天來的時候  
我就甚麼也化不見了  
我就忘了一切的一切  
那我們怎麼辦呢

稿于七四年五月十四日

陳婉容

# 詩人

不盡的晝夜 你把白日逼成黃昏  
把理想咏成寂寞  
將萬人唾棄的孤高

在千人過盡的街頭默嚼

回首 俱是傷心歲月哪

終不能落筆成章 點出人間滄桑江湖浩劫  
終無法跋涉文化沙洲 那遙且遠的天路  
便將長劍入鞘 而滴血的是未酬壯志  
是比血還紅的慚然

煙塵滾滾 新騎未至 老將長埋

遺憾呵你仰天長嘯拍手而歌

你揮鞭而去淚誓明春必再來

如今你是落魄的畫者 畫不出一幅江南  
遂讓靈感老去 等下一個春時舉行默哀

一九七五年八月六日



冬竹  
家畜小品

雞

啼過月就  
渡了西

不會忘的

是人類記憶

曾經的

鐘鳴

鴨

很多時候

欲展翼而飛

不起

才記得

雁是很久以前的  
自己

狗

想吠

魅魘就用

吠字中寫

在他們恐怖

的  
智慧

貓

傳說很久的

貓兄鼠弟

怎會麼

弓

背

蹶

足

鼠就委屈在

多形青瀝的

眸中

# 戀

余  
中  
生

從那條巷走出來  
心裏就有一種感覺  
耕莘的詩歌朗誦會  
再走，我們咖啡屋  
再走，小美冰淇淋  
沉默後的語言  
像雪

一陣涼涼的

莫非就是

人生的一次預言

這樣純純地

在心裏掛成

絕症

# 蛋·鐘樓·完美

宋子衡的短篇小說「蛋」(刊於『蕉風』二七〇期)用了個很好的意象——鐘樓，它代表了「宏偉」、「高尚無比」、「威嚴」，如「一座尊嚴的塑像」，「終年靜默地在支撐着一個藍藍的天空，那麼宏偉地直立着」，敲着「宏亮的音響」，但是「它的形像已逐漸被湮沒」了。說得明顯些，它所「支撐」的，是某些傳統，或許是尊師重道，或許是敬賢愛老(因為它是間中學的鐘樓)，它的日漸湮滅便是該傳統的潰塌；一種完美的崩潰。

宋子衡以「蛋」作為篇名，足見這意象的重要性。在「父親」眼中，「這一籃雞蛋的意義並不是在於溝通隔閡，而是深切的關懷。」「它彷彿是負有要為他奠定某些基礎的使命似的。」而在兒子眼中，他是希望獲得這籃蛋的，但在他向上高爬後，蛋與他父親的一塊出現，是一種足以威脅他的地位尊嚴的東西，他十分希望清除，但基於人道，他無法這麼做。因此，蛋與「魷魚薈菜」一樣令他痛苦，它們使他不得不告訴自己是屬於另一等級的人及受人奚落。如果我們說「蛋」是他們父子間感情的象徵，那麼做父親的希望「蛋」完美成熟，而兒子暗地裏却痛苦地希望「蛋」碎裂。

父親胡伯是個頭髮稀疏，身穿沒扣上鈕的破舊唐裝，臉型滑稽，嘴裏只有一顆黑而黃的



門牙，兩片顴骨誇張，兩眼端塞着兩團黃黃的眼屎，滿身的魚腥味與酒臭味，一副狼狽樣相。那兒子亞歷卻「衣著整齊，褐色長褲，白色長袖恤衫，結着領帶，黑而滑亮的皮鞋……一副威嚴十足的裝束。」對亞歷來說，胡伯這副樣相正是沒染上保護色素的自己，他無法不想起他的出身，別人給與他的奚落與恥辱，所以「他的確是感到有一層東西從身上滑落，似乎是永難補救和挽回的滑落。」但對胡伯來說，亞歷的形像使他有一種崇高的榮耀感，兒子終於實現了他的希望，「爲他流出血汗的意義定型」，兒子的出人頭地已是他僅有的生活目標，「他所消耗去的卅年生命，以及那些血力和汗水，所凝成的代價都被濃縮在亞歷這個威武的形象上。於是，他肯定地把握着這人生的密度，美化着這時刻。」

尊嚴，環境與地位的變遷，造成了他們父子之間的衝突。這衝突是十分人性的，屬於認識上的。父親自信他們之間不會有距離，沒有所謂代溝；兒子認爲父親在拖着他（雖然他爲自己的想法感到不安）；父子兩人都要完美，胡伯「無論怎樣也要保有這一點點僅存的完美；他認爲，即使所得的是那麼的少，那麼的短促，他也自然會感到滿足。」但是亞歷認爲只有拋棄過去的一切，從一個新的起點開始，建築自己的地位，權勢與尊嚴，他的形象才算完美。胡伯所求的完美只是一星點吧了，就算他獲得了，也已殘缺，因爲他的妻子死了，大兒子二兒子都離開了他；而亞歷所求的完美顯然是「可悲等級的蠱惑」，這是無止境的深淵，當他得到他所要的時，他又會望更高處攀了，這是變質的，變態的，却是人性。

從以上的這些對比中，我們可以看出，基於這些人性的衝突，父子之間的一場正面衝突的爆發是無可避免的，它的爆發，對父親或兒子來說，都是一個新的起點；這起點終要到來的，因爲之前的秩序已走到終點。

在正面衝突爆發之前，兒子與父親的心情都是輕鬆喜悅的（輕鬆喜悅的代價是背後太多的隱痛）。父親在等待完美的成熟，他已等了三十年了，「這個等是有個盡頭的」，他只能緊抓這一星點的希望，它是一座碑，「他要從這座碑的內涵看出自己所奔踏過的幾十萬里路的辛酸痕迹，」這座碑已成形，另差填築的不够完美堅固；即使是不堅固的，他也已從中得到一種榮耀與自豪的滿足，雖然「他又沒意義地看了那幾級高且滑的石階一眼，這是意外的觸及，却莫明其妙地產生了一種攀不上的痛苦感覺。」兒子呢？「他自信已能跨着穩健的

脚步，「爬上他的目標，進入他認為成熟與完美的秩序。他依然的愛父親的，只是引父親的樣相及自己的出身為恥。然而，只要他不提起，父親不出現，這正面衝突暫時是不會發生的。

所以「他暗地裏在埋怨他父親不應該在這場所出現，因為這樣會致使許多事情被改觀。

衝突爆發的結果是「蛋」破了！胡伯心目中的碑潰塌了，完美像蛋黃那樣流溢出來，三十年心血才生下的蛋就這樣碎裂了，他「像有一個要點已被佔据似的，一股悲感慢慢地從他心底深處升了上來。」那種悲感使他的生命在那間失却依靠，除非兒子也在這時醒悟；蛋的碎裂對亞歷來說，也使他有種空洞的感覺，他不惜抹殺過去去高攀的完美是甚麼呢？他的尊嚴，因為父親的出現在同學與同事面前而潰塌了，於是「此刻他才悟覺到自己根本還沒進入秩序。」

這秩序是甚麼呢？

蛋碎裂了，他企圖建立的完美形象也殘缺了，憧憬的幻滅使他只有二條路可走：（一）從此醒悟，放棄等級的蠱惑；（二）在幻滅中無可挽救地活下去。依宋子衡的結局，我以為亞歷在悟覺後，重新進入秩序，這樣，他終於獲得另一種完美，而胡伯也因亞歷的進入而實現了他所求的完美，至此，這衝突後的完美便成熟了。

象徵「威嚴」、「尊嚴」、「高尚無比」、「宏偉」的鐘樓這時沉重地敲了十二下。他們都是建築者，完美的建築者，人生只是在建築完美，但是他們的完美却是以他們始料不及的方式完成的。宋子衡在這裡強調的是：完美是要經過衝突始完成的。他曾在「宋子衡短篇」的自序的最後一句寫下：「……每個人的形象都是悲慘的，不完整的。」這篇「蛋」便是他對完美（或完整）的另一方面的探索，探索的結果顯示，完美或完整並非是圓滿的，在達到某種程度（完美感無準則，依個人的滿足感覺而言）的完美或完整之前，它必須經過某些衝突或撞擊，然而在達到完美或完整（勿論是否始料的那種）之後，那些撞擊與衝突所造成的殘缺也就不重要了。所以：

「這十二响久是一個觀念，真正能產生意義的是在那十二响以後的事。」

比較上看，溫祥英的「蛋」，雖然是以同樣的題材來表現，蛋這個意象，在開始時便是完美的象徵了。老人愛撫着蛋正是愛撫着享有着他心目中的憧憬的完美，到了蛋碎裂時那正是憧憬的幻滅完美的碎裂。因此我們可以說，溫祥英在意念的處理上與宋子衡是不同的，他並非仿作這麼簡單。宋子衡的意念處理過程是：完美的等待（已成形）與憧憬成熟的時刻——幻滅——另一種完美（經過衝突後或許更堅固）；而溫祥英的則如下：已成形的完美——憧憬更完整的完美——幻滅。

在風格上，宋子衡着重心理路程與衝突，以細描的手法刻劃；溫祥英則以明朗簡潔的手法表現。如果這是一部電影，宋子衡的開始鏡頭是：「日新中學的鐘樓／藍天／鐘樓的特寫與向上拍／淡入／老人的出現……」結束是：「鐘樓／十二响沉重的鐘聲／溫祥英則一開始就是：「蛋／老人蹲着……」結束：「碎裂的蛋／蛋黃蛋白蛋殼的特寫」。

為甚麼不同的作家在處理同樣的題材時會產生不同的風格與意識呢？這是由於人生經驗，人生觀，世界觀與思想認識的相異所致。從溫祥英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出他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看法，他以爲那是荒謬的，由於社會與環境，人不能不出賣自己，不得不變質，這正如沙白羅（Saul Bellow）在「何索」（Herzog）中所說的一句話：「每一個活着的人都是一個娼妓。」而宋子衡雖然在「種種命運際遇中」看到許多悲慘的形象與不完整的人，他知道人不能隨心所欲，完美的憧憬總會幻滅，但他仍爲他筆下的人物安排另一種完美，這說明了他不放棄尋求完整或完美。這正是溫祥英在「更深入自己」（『蕉風』二五四期）一文的最後一句話：「在寫作上，我們雖未必能有所作爲，但最少我們還能對自己忠實。」而個人在認識上的事，並非他人的一個「是」或「非」字所能判定的！

沈安琳

# 半個地球以外的世界

(四)

沿三十一號公路走了五十哩左右，到了Upper Canada village。這是一個旅遊勝地，保留着加拿大開國前的原始風貌，展示的均是百多年前的文物。將一個很大的廣場，分成許多單位，印有說明書，供遊客參照觀光。一進門就得買票，每張二元半。在入口處有一座屋子，專售各種紀念品（其實別的商店也有出售，不過擺在這裡價值就高了）。我買了一個小小的煙灰缸給寒修，上面彩印此處地名，彪却買了一個印上此地風光的信插送我做生日禮物。我們又買了許多風景卡片，即寫即寄。一進門就看到幾輛破舊的馬車，古砲；進入農戶，木製的圓桌、長椅、酒桶、竹籃、陶器、鳥籠、棋盤、草帽、木柴、壁爐以及簡陋的炊具，連鎖匙都是木製的。也有那時候的商店，架子上排着出售的碗、碟、鍋子、花瓶、燙斗、襯衫、頭巾、燈盞之類。櫃台上放着天平，台內站着售貨員，如有遊客徵詢，即一一作答解說。店後部還有排字機，大約還兼營印刷。牆上也貼了許多來往當時的信件，文件，也貼着那時通用的郵票。

進入普通的家庭參觀，他們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東西，有些擦腳布，布碎被，簡直跟目前馬來西亞華人用的一樣。那時候，講究人家所用的瓷器、燭台、大鏡，已經很漂亮。展覽的多數是一八六〇年以前幾十年間的物品。廣場上搭着牛仔縱馬躍越的粗大木柵，肥壯的車伕駕着馬車，一趟又一趟地繞着圈子。誰走累了，都可以坐上到另一個單位去。我們按圖索驥，一項又一項地入內參觀。要是陳設着織布



機，旁邊就有個女人織給人看，一面還解釋着織布的方法。要是學校，教室裏就有個教師手持教鞭站在黑板前。明很頑皮，一進門，就向那漂亮的女郎叫聲「good morning sir」，她趕快含笑答禮，揮手叫他這個學生入座。惹得一同參觀的遊客都大笑起來。循樓梯上去是間小小的閣樓，上面也擺着床、櫥等傢俬。陳設很簡陋，據說這就是當時校長的住宅。教師清苦，自古已然，中外一律。那些醫生住宅，氣派就不同，裡面佈置十分講究。

用現代人的眼光欣賞百多年前人的生活，在進步神速的國度里，差距極大。差距越大，欣賞的興趣越高。若干年後我們這些人的生活，又成了歷史的陳跡。歲月如流水，令人感嘆唏噓。無論如何，用這種方式保留着前人的風貌，供後人憑吊紀念總是一件有意義的事，也是一種推動進步的原動力，確是值得讚美的。

門口還有小型的火車，每張票七角五分，繞湖一圈，我們也嘗了味道，歷時不過十五分鐘，不如參觀實物有價值。這兒的導遊員都是受薪者，據說每小時三元七角，到這兒來上班扮演歷史上的角色，說起來也是一種饒有趣味的職業。

在此流連了幾個小時，又重新上路，沿着風光明媚的海岸線，車行六十哩，就到了千島。（Thousand islands）這是因為海中有許許多多小島而命名。島上有幾座外型奇特的房屋，也有的一座小小的島上只有那麼一座別墅，我想這些人一定住在島上大做鴛鴦之夢，暫時地逃離這個塵俗的世界，也是心靈的享受吧。據說，千島這一帶是風光景色全加出名的地區。

我們沿着高速公路奔馳，到傍晚才像倦鳥一樣地停下來，做旅行以來第一次的露營。設有camp的地方，就建有廁所、浴室供有水源。售賣食品用具的商店內，也就附有交款處，給你一個號碼，交了款就可以在那裡紮營。一晚需款四五元不等，較旅館便宜得多。我們四個人八手八腳地將帳幕搭起，買好食物，放在木製的桌子上，架起乾柴，升起了火，以免蚊子侵襲。然後沖涼的沖涼，烹飪的烹飪，不到一兩小時，一切都做好，於是四個人坐下來享受露天的一餐。

這時許多人都下班，陸續來此度夜。有的拖着旅行車，有的拉着旅行船，也有同我們一樣搭着帳幕。隔壁二家帶上五六個孩子同遊，大大方方都走過來自我介紹一番。最大的不過八九歲，最小的僅兩三歲而已。白中透紅的小臉蛋兒，圓圓的大眼睛，長睫毛，洋人的囡囡當然被我們稱為洋囡囡了。我和這些洋囡囡玩了好久，直到他們的家長呼喚才依依不捨地離去。夜幕完全拉上來的時候，已經九點，鑽入

帳幕中的拉鍊被中，才不過睡幾小時，天就亮了。草地微濕，可是帳幕底是膠製的，一點也不透水氣，我們又有吹氣的褥子，倒也睡得很舒適。

離開千島之後，沿着海岸的401號高速公路進發。這一段是全加最漂亮的路。筆直寬廣，來往八條車道。中間有石墩隔著，完全沒有聯繫。只要你的車子沒有毛病，就可放心大胆地向前疾馳。天遠地濶，車子反倒顯得稀疏與渺小。越南下，越近文明地帶，也越較北部繁榮。

我們於中午時分到了加國第二大城多倫多。(Toronto) 這個新都市，到處是漂亮藝術化的建築物，簡直找不到古舊的東西，較蒙市的街道寬濶，街市中心都有花墩，開著各種鮮豔的花朶。明和瑪駕車的技术都不壞，拿著市區地圖，一面研究路線，一面開車，如上彪在後面提供意見，左轉右彎地開到了唐人街，找了個地方，先把車子停好，然後下車觀光。移居北美洲的華人多集中在溫哥華(Vancouver)和多城，而且在此落地生根。聽說溫城更多，那地方氣候溫暖，四季如春，百花盛開，風光旖旎。華人實在够眼光，也够本事，要住就住那兒定居。其次就要算多城了，聽說這兒華人約有五萬，集中在唐人街一帶。

來加後，所經的城市滿眼是洋人，鄉思越來越濃，所以一到多城，迫不及待就往唐人街跑。懷著滿心的喜悅，想與自己黃皮膚的人聊聊天。多城的唐人街較蒙市可熱鬧多了，但也只是三兩條大街而已。一眼望去，餐館林立：狀元樓、西廂、明宮、五月花、文華、芳園、金菊園、杏花村、漢宮酒樓、鴻運大樓、新金城飯店、福祿壽大酒樓……看得我眼都花了。其他便是些洗衣店、雜貨店之類，電影院正放映蕩冠灘、阿牛入城記和台灣二三流的文藝片。街道不寬，行人却不少。洋人不過是來享受中餐美味，吃畢就開車馳去，逛街的多是亞洲遊客。其實這兒也沒有什麼百貨公司可逛，說不定都像我們一樣要想在這兒找一找鄉情。只是大家都是陌路人，誰和誰都難搭得上腔，只不過彼此觀望，心照一番而已。一般說來，日本人的身材較矮小，韓國人高大，皮膚較華人略黑，面部也是很平板的。香港的廣東人那是一眼就看得出來和馬來西亞的廣東人總是不同些。我們爲了要找一把炒菜的鍋鏟，跑了好幾間雜貨店，大都是餐館用的，又黑又重又大，結果還是個失望。這兒的雜貨店不但售賣食品，還兼營藥材、炊具、碗碟、書籍、連青菜豆腐都賣，不過價錢和星馬一比就貴多了。一隻細瓷大碗要五塊多錢，合起馬幣豈不是十多元了。所以住洋人地方還要用華人東西，那是自討苦吃。要是去西店買一套漂亮的Pyrex(四個)也不過十元出頭而已。

彪到了這兒就有朋友，立刻打電話給兩個和他一同做夏季工的年輕學生，（他也做了半個多月，每小時二元）約他們出來會面。而我們三人則去逛逛百貨市場，但因為我們還要南下，帶物不便，什麼也沒買，看看而已。出來又坐上觀光巴士繞繞市區，也解除了駕車的緊張疲勞。播音員一路像推銷貨物般的介紹着什麼法院、醫院、水電公司、多倫多大學、天文台、博物院、圖書館、市議會、國王學院……：一八五二年建的聖馬克學院，某某住在此樓的女明星每部片酬三十五萬元等等，在路過時常新聞一樣地報告給遊客聽。我真恨眼睛生得太少，望左失右，印象太淺。俗語說「走馬看花」，我這也謂「走車看街」，滋味也差不多吧。大約半小時後，給巴士上層的人下車，下層的乘客如有興趣可以換到上層去。再行半小時左右，就回到原地。

這時彪已和兩位朋友一齊走來，大家就一同坐船到中央公園（Central Island）去，我們原以為像 uptown village 一樣，那知島上却是一個寬闊的花園，有湖、有草地，是給人厭倦都市生活來此遊樂的。這對我們時間寶貴的觀光客來說，不甚適合，但既來則安，草地上躺躺，呼呼新鮮空氣也不錯。來到這里，黑人漸多，大都是遊客。除了皮膚黝黑之外，最特色的是頭髮曲得有趣，像無數的小黑蟲盤在頭頂上，有些弄成許多小辮子，有些飾成一頂大帽，種種色色，不一而足。一般來說，他們舉止較白人粗魯隨便，說話聲調很高，旁若無人，碰了別人也不道歉。不過我和黑人接觸不多。這也僅是我在輪渡上及花園內極短時間中獲得的印象而已。而到這兒的亞洲人，多是溫文儒雅，身處異邦，舉止小心，深怕有辱國體。和西方人士談起來，才明白種族歧視並非指對亞洲人說的。不過，聽說有極小部份住在多倫多的香港移民，將該處私會黨聚毆滋事的風氣帶到這兒來，留給他們不良印象，近兩年移民法例更改，香港移民較前嚴格得多。

我們遊到了四五點，才又坐船回到多城市區 City Hall 前面去逛。那兒有噴泉、花池，廣場上又有許多人跳土風舞，站着看了一會兒，也瞻仰了世界第一高塔 Canadian National tower。簡稱 C. N. 塔。七二年三月開始興建，到今年六月才完成開幕。塔高一千八百呎，塔頂有巨大廣播柱，由本市十七個電視台及十一個廣播站公用，每年租金聽說是一百萬加元。

這一天晚上，給彪的這兩個朋友留住，在他們的公寓內過夜，他們將房間讓給我和瑪住，他們睡廳內。好在天氣炎熱，像馬來西亞一樣，那里都可以躺下睡到天亮。另外一個做夏季工的青年，白天太辛苦，夜里夢囈連連。這兒的學生夏季四個月學校關門，他們就到社會上找臨時工，按時值值，辛苦點一

天可賺十多元，存够了錢，就準備交學費。這樣能訓練青年人吃苦的精神，要不是我來，彪也是和他們一同工作的。

次日，要去動物園，就在那裏做早餐，公寓水電冰箱都齊備，只是他們只有一隻小小的鍋子，吃住都感到最低限度，一心一意工作，賺錢求學，我對他們這種精神深感敬佩。年輕人作風爽直，見面熱情招待，分手也不留戀，大千世界，任其馳騁，他們有的是絢爛時光，互道珍重，拍肩而去。

我們一面開車，一面收聽廣播，提到多市水喉工人五百四十元週薪，於是展開了話題。這種專門人材，較之政讀博士簡易多了，在此地，越骯髒的工作，薪金越高。不像在馬來西亞垃圾車來了，把每家的垃圾桶翻倒上去，車上的穢物堆積如山，中人欲嘔，而那些工人的薪水却少得可憐。我想假如一個會說英語（能兼說法語更佳）的水喉工人要提出申請移民，大概會特別容易批准的吧。

再走了卅哩左右，於十時半到了多城的動物園，買了門票入內（每張二元半）這是一個面積廿方哩的廣場，遍植大樹，路旁有牌子警告人們動物危險，要將玻璃窗關好。加國人的車子多是裝着暖氣，少裝冷氣的，因為夏季極短。但沒有冷氣的車，到此參觀，頗以為苦。在密不通風的車子裡，坐着好似焗爐一樣。不多久，身上臉上就被汗水濕透。大家睜大了雙眼，凝神搜尋路旁的動物。一大群一大群的猴子在樹上蹿跳，見我們車子開近，七八隻都跳到前面的車蓋上來，隔着窗子和我們打招呼。這真有趣極了，我就剝了香蕉，把窗子絞下一點，遞給牠們吃，順便握了牠們的手。車子向前開動，牠們也就紛紛跳下去。再走不遠，就發現了獅子，四五隻一堆，或俯或臥地在大樹下憩息。也有一隻大母獅從柵子裡走出來，瑪急取像機攝了一張。越往前走，動物越多，我們的神經也越緊張。大家都有興趣拍照，我們怕隔着窗子照不清楚，就把窗子絞下一點，伸出相機去。你拍照，我就準備絞窗，我拍呢，你就特別戒備。怕觸怒了牠們，隨時撲上來，一時心驚胆戰，臉上也許是冷汗熱汗一齊冒了。不過，這些担心都是多餘的，牠們久居此和平地帶，兇猛的本性早已消失殆盡，而路上的汽車也已習空見慣。我行我素，瞧也不瞧。也偶而有那麼一兩隻反過臉來，張牙舞爪虛張聲勢一番，我們正要將窗絞下時，牠却又垂着頭走回樹下了。

越過獅虎區，便是犀牛、長頸鹿、斑馬、梅花鹿、羚羊、象、駝鳥之類的溫馴動物。而路邊也豎着「Open Windows if you wish」的牌子，我們才放心地把窗子絞下來，剎時間涼風習習，舒爽了許多。瑪說她不喜歡看那些關在籠子裡的動物，看了心裏難受；彪說在這裡的動物有福氣，好像住在森林里一



樣自由。明一面東張西望地欣賞，一面還小心地駕駛着，以防不測，話也不大說；我心裏想關在籠中固然可憐之極，但住在這裡是否就像森林中那麼自由呢？造物主賦與牠們自己的本性，在那茂密的大林中呼朋喝類，狂奔長嘯，才能充份享受生命的樂趣，如今懶洋洋地躺在大樹下，望着那往來飛翔的鳥雀，是否也升起艷羨的寂寞？生命苦短，又待何時歸林呢？其實這種種想法都是多餘的，牠們也許在滿足在感謝，也許牠正奇怪外面的陽光好，空氣新，這麼多個優子悶在鐵桶里燻汗，又是所為何來？天生萬物，心思萬狀，要是能用客觀的態度去看世界，則一切都是公平的。

看了這多城的郊外動物園，使我想起曼谷的動物園，廣州的動物園，以及新山的動物園。馬來西亞有的是廣大的土地，種類繁多的熱帶動物，也有富裕的稅收，旅遊業又在方興未艾，如果肯動腦筋，又何愁不能辦一個像這樣的動物園呢？

中午在Hamilton午餐後，去找瑪格烈的亞洲女友同遊到下午。多市距尼加拉瀑布不過八十哩，我們到加境的尼加拉市時，（美境也有一個尼加拉市，人口約十萬。）已經三點多了，這兒是一個觀光區，人口約二萬多人。幾條街道、旅店、餐館、夜總會都有，百貨商店裏陳設着許多紀念品，但可惜大都是香港台灣的廉價小玩意，售價又奇昂，也許那些洋人喜歡罷了，真正含有瀑布色彩的紀念品極少。我們先找到一個ALAMO Motel安置好，就到門外的游泳池裏泡一泡。池旁的布椅上躺着許多肥女人晒太阳，天已那麼熱，還是對陽光留戀，可見平時受盡冷風的罪了。

這一天，正是我的生日，明為表示孝心，特在摩天塔（Skylon）的旋轉餐廳定了一個席位。我們游泳已罷，就換上晚服，明彪兩兄弟也換上西裝，繫上鮮艷的領帶，打扮得很是整齊，驅車到瀑布旁的餐廳去。這兒有兩座高塔，摩天塔比聾樂塔高些，樣子有點像一個陀螺，而電梯就設在塔外，灰色的塔，黃色的電梯，站在下面的人就可望見電梯直升的情形。像一輛小汽車向上駛去，駛到陀螺處，就沒入不見了。我們進入這個梯底層時，見裏面有許多商店，售賣衣物紀念品，和星洲珍珠坊的東西類似，而價格却貴得多。我看見一個小小的黑人公仔，披着長髮，嘟着小嘴，兩手抱在胸前，很像以前買給女兒的那個。明是我喜歡，就買了送我生日的紀念。走進電梯，一出來就到了餐廳。侍者帶我們到定好的座位坐下，我們要了一份後。就迫不及待地朝旁邊的大玻璃窗望下去，正好正面對着大瀑全景。呵！這個北美洲最瑰麗、最雄壯、最偉大的自然風光，如今就整個兒地展現在我的腳下眼前！撼我心弦，奪我魂魄，令我目眩神迷，終生難忘！

這座餐廳（也就是塔上的那個陀螺）周圍都鑲着大玻璃窗，窗下凸出些少的窗台，中部是餐廳，約有兩排座位，靠窗的那排，可以俯覽風景，望住較低一點，也只有中部可以旋轉。中央則是圓柱形的酒吧櫃台，不能轉動。旋轉速度極慢，大約一小時左右，才能轉到原來部位。高空看瀑布，雖然聽不見水聲，却可以鳥瞰全貌。

美加有五個大湖，以安大略湖面積最小，位於美紐約州和加安大略省之間，而伊利湖水位高出安湖百餘尺，所以流經山半島後，沿着島濱分成二處，落入百餘呎之深淵。急流洶湧，怒濤澎湃，萬馬奔騰，氣勢萬千，蔚為大自然之奇觀。令多少人嚮往，多少人心醉。坐在旋轉餐廳中遠眺瀑布，盡收眼底。在美境的那個瀑布，就稱為美國瀑布。（193呎高1000寬）中間有塊陸地隔斷，有人把陸地左邊的瀑布，另起一個名字叫新娘面紗瀑布（Bridal fall），所以有人說一個瀑布，有人說兩個瀑布，原因在此。位於加境的叫馬蹄瀑布（Horseshoe fall，186呎高2500呎寬）範圍較大，氣勢也較磅礴，旋轉方向是由美國轉向加拿大。在美國瀑布旁，搭着一個十字形的高架，設有電梯方便美國遊客上落。瀑布本屬美國，看它却要來加拿大花錢，造物弄人，以此為最。旋轉得雖慢，分分秒秒景色不同。轉了半小時，瀑布才完全退去，接着便是尼加拉市的街道、房屋、旅店、游泳池等等。再轉半小時，又可以看到彩虹橋了，可見瀑布範圍之廣。在這兒用餐，價值不菲，只不過普通的鷄腿，牛扒之類的西餐，四人就是五十多元。吃完回到旅店，已是夜幕低垂，但我們餘興未盡，又再到瀑布旁看夜景。因有彩燈的照射，別有風韻。這是一個觀光遊覽區，遊人為織，白人、黑人、大人、小孩、男的、女的、都湧到這兒來，盡情享受絲雨、水珠、微風、潮聲、白浪……。朦朦朧朧的夜，來來去去的人影，多采多姿的燈光，如夢似幻的情調……。老年夫婦攜手靜思，好像快走完了他們的旅途，在此休息；少年情侶夫妻緊緊相依，如痴如醉；兒童們也被這美景激動而驚叫歡呼；那轟隆轟隆的水聲，實在是永不停止的音樂節奏，耳中只聽得一聲聲一句句的讚嘆，各人有各人的感受，只要你有感情，到了這裡，就沒有不被這奇妙的大自然融化了的。

最震心魄的是馬蹄形瀑布，它在加境內，而又距石欄較近，所以站滿各色遊客。水會撲面，衣衫盡濕，地面的磚地上也是瀑瀉漉地，但是誰也不在乎，誰也不理會，只貪婪地向著對面的瀑布凝望。瀑布就近在眼前，雷聲震耳，白煙瀾漫，怒潮狂瀉，匯入水流，捲着白浪，向前洶湧而去。中間升起迷濛的白霧，縹繞上升，連瀑布也看不清了。低頭下望，深不可測，好像一個龐大無比的蒸氣爐，要是萬

念俱灰，縱身一躍，實在是一了百了，連屍身也無處尋覓。仰頭回望，瀑布對面設有在高處的旅館、餐室，食客在內用餐瞭望，燈火輝煌，另有一番享受。再過去有一個高高的探射台上面裝置了廿座巨型探射燈，向大瀑布射出四萬萬支光，十四種彩色。我們看時，覺得在新娘面紗瀑布上將彩色混合成了太陽光似的橙色，而那單獨一片的美國瀑布，則時時變換着不同的色彩。中間那塊陸地，却似影似幻，有如童話仙境，默然注視良久，竟覺神搖目眩，引起無限遐思。馬蹄瀑布因為距離太遠，彩色似較淡些。我們徘徊又徘徊，在這清新的空氣中盡情地呼吸了兩三小時，才依依不捨地離去。

七日中午十一時多，又到瀑布旁做最後的流連。白天看瀑布，較為清晰明朗，不像夜晚那麼神秘。

因為明和瑪去年曾乘機來此遊覽過，所以不想再坐船，只在上面為我和彪拍照。（而彪上次來時也到過瀑底隧道。）我們坐「霧中女郎號」摩多船入馬蹄瀑布下面尋刺激。先買票坐纜車，下到水邊碼頭。（每張票二角）瀑布下面的水匯流成河，為美加所共有，我們上了船，（每張票三元四角）每人發了一件黑色有帽子的大雨衣，穿在身上，好似衣架一樣。此船約可坐數十位乘客，起程時，報告員重復大喊「Canada Side, Canada Side——」駛到河正中心，又重復大喊：（America Side America Side ——）

船行十分鐘，即達十字形建築物下面，先送美國遊客登岸，同時也接了些遊客上船，然後沿着美境的兩個瀑布前駛。瀑布下面有許多紛亂的大石頭，景色絕佳。水流沖激到大石上，浪花狂濺，離得太近，水聲需得耳朶都要裂開似的。遊客因有雨衣保護，大多站在船頭艙外，一個個好像黑色的鬼影。也許許多做父親的，把他的小孩子扛在肩上，自小培養對大自然的戀慕，也像來瀑布領洗。摩多發出隆隆巨响，與瀑布唱和，船如脫韁之馬，向前狂奔，又如巨箭離弦，直向馬蹄形的漩渦中射去。在這一剎那間，我腦中空無所有，眼前只覺一片迷濛，如登仙界，如下地獄，真不知身在何處。船駛入馬蹄形後向右轉駛，眼前仍是狂瀉的瀑布。我閉起眼睛，猛吸水珠，暗自祈禱：「主呵，願你滌蕩我身心，洗淨我靈魂，保佑我相守二十八年的丈夫永遠健康快樂，萬事如意。」

突然間，船頭一逆，向左轉去，只聽嘖然巨响，好似一桶冷水迎面而潑來，避之不及，很快地船就了一個八字圈，又向來路駛回。這次是靠左邊加境而行，我們站在船艙左邊，回程時，美國瀑布便看不見了。漸行漸遠，那驚險的一幕就在這一瞬間變成了回憶。船駛入來時碼頭處，脫下雨衣上岸，歷時十五分鐘，再坐纜車上去，明瑪已站在石欄邊迎接，說已為我們的船拍了好幾張幻燈片了。人已上岸，仍覺回味無窮。在岸邊店內買了些明信片，進入餐室，四人手不停揮，寄出許多懷念，也把肚子填了個飽，午後一時過彩虹橋進入美國境內。

# 匆匆北上

從吉隆坡起步，一路北上，過北海到馬泰邊境。一路北上，從飛機到火車，從火車轉巴士。山色如是匆匆，不停的沖激着我。我不知道那一刻生命的意義是什麼。二千多英哩的路程，塞滿許多熟悉和陌生。樹林緊緊貼着車窗飛過，還有膠園和稻田，千山在眼窗隱去。我看見板島疾速的把門關上，一弦月色冷冷的照在門扉上，幾點星光。

窗裏窗外，風一直在響，我的呼吸在風裏呼嚕呼嚕直打轉。心跳沒有停止過，一如這輛火車，一路向北轟轟鳴叫，告訴山林和阡陌。軌道兩旁雪星的居民看着我飛馳而去，拖着長長的车箱和長長的時空。

我的終站要二晝夜的行程。下了站，我該怎樣去透視自己。我宛若一匹馬，四蹄如飛，我的嘶鳴是一種存在和掙扎。從一座驛站到另一座驛站，我不停的寫着自己的名字。廿三年，我的包袱一如匆匆山色，一陣山風吹來，我只剩下一個單薄的身影。

從國內到國外，從一座城到另一座城。處處燈火露營般在我眼眶升起，又逝去。吉隆坡已隱若山水畫裏的一抹遠山，淡淡的沒有一點墨汁。我也看不見板島和北海的萬家燈火；兩岸醒着的海。站在雲頂和升旗山上，還可以看見深邃的燈火在山脚下閃爍。一片燈海，人間就在不遠處。擁進眼裏，既寒冷又親切。如今我是坐在匆匆北上的火車裏，南望不見家園，



北撲着一窗一窗的陌生。我就像一個人在露營，沒有歌聲，星光和月色把我壓的如此沉重。陌生和淒楚就如二千多英里那樣無盡和茫然。記取那年，在板島的海灘野宿，老師把星星索唱得風起潮漲，口琴悠揚的聲音沿着沙灘走來。同學們的笑聲和笑語，海的輕唱，已是許多年了的一個夜晚，如今竟然感到那麼柔和親切。車聲隆隆，潮水般的塞滿耳廓。黑夜里的山林，風聲和燈影匯成一座海，在我身上流過。我成了一個晝夜不停的泳者，不辨海和島的距離，不見兩岸。感覺上，軌道是無盡的，連綿幾重山巒和原野。震撼着許多小鎮。

向曼谷的繁華燈火瞥一眼，那一瞥流着許多遠行者的激動和疲憊。坐夜車繼續北上，到泰國北端的一個小山城。坐在巴士車裡，迎面而來的車燈一閃一閃而過。他們都趕向曼谷的繁華和聲色。我却向北方的郊野飛馳。我不停的在趕路，把廿三年都遺失在匆匆山色裏。再回首，我還能看見一些什麼！我想依着原路尋覓回去，却只拾着零碎的身影。一如來時是華燈初上，同時，已是燈火闌珊了。

冷氣呼嚕嚕的響着，巴士車裡是一團寒冷，與窗外的夜競跑。聽不見風聲，觸不到山風和月色。望出窗外，看不見一顆星，月亮也不知躲在那一個角落。我想找着我的星宿，望着它虔誠的在心靈祈個禱。兩旁只有零零落落，來自貧瘠農家房舍的燈火，在眼窗浮升又消失。一路北上，綿綿不斷的黑夜向我飛來，無聲的隱去。

一盞燈映現一個人影，在如此清冷的寒夜，竟還有人撐起昏弱的煤油燈，腰繫一個竹簍，頭戴一頂草笠，涉足在田床捕魚。青青的稻禾在他腳旁搖擺着，我心悸的看見他的歲月一如那昏弱的煤油燈在田間涉水；在風中抖擻。

一路北上，在畢直無盡的超級公路上，我的睡眼像一隻螢火蟲，在黑夜裏飛行。我企圖照亮陽光下生活的痕跡和汗水。在那些木屋裡，他們早已把生活熄去，瑟縮在暖暖的被窩裡。我小小的燈盞已引不起一點聲響。我只有一閃一閃地提着燈繼續飛去。巴士車行走的呼嚕聲柔合在風裏，我已辨不出是巴士在飛馳是風在呼嚕，還是我在飛行，天地之間，就只有這點聲音了。

七五年六月十一日

凌晨六時草於泰北

# 看那盤冷冷的秋月

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不知天上宮闕，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間。轉朱閣，低綺戶，照無眠。不應有恨，何事偏向別時圓？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里共嬋娟。

每逢中秋，總不自禁的想起蘇軾的水調歌頭。喜愛他詞中的清逸，喜愛他透悟人生的浮塵一面。更喜愛詞中那一縷幽幽的孤寂。記得若干年前，寄宿他處。適逢中秋，各人都打點回家團圓。整個宿舍只留下周君與自己。偌大個宿舍，份外清冷。於是大家走出宿舍後的廣場。就在那兒，在清冷的月光下，周君手上的電晶收音機播讀着這首詞。兩個人不知是被詞中的意境所陶醉，或是感懷於那冷冷的月色。彼此無言，月照如恆。從那時起，自己便迷上此詞了。

如今，又是中秋。月色如故，惟人事全非。今夕，面海而坐，月在右上角掛着。一棵落盡葉子的樹隔着月與自己。由樹樑間望月，更是一份秋意。同行者四人，雖是圍坐在桌旁，但人人各懷心事，只是對應式的聊談着。本是團圓的日子，五個人却選擇了孤寂，也是一種巧合？滿個沙岸都是人影，都是掛名來賞月，但實際上剛是為燒烤。人人都圍聚在自己的破

火旁，照顧着自己的肉串。將那皎皓的月棄在海的一角，無息的漾起千絲銀濤。

人生幾度涼秋。世事一場大夢。見到中秋的月，更是一番清冷。轉眼年近三十。曾做過些什麼？日夜追逐的，又是什麼？能永恆的又是什麼？見到月，心裡勾起的問題多少帶着悲悽，但心境却是靜澈的，無波無濤的。這種心情却是平日少有的。秋月呵秋月，吾人早悉妳有圓缺，妳可看透人間幾許悲歡？

人事匆匆。自感自己是塵滾雲翻的日子裡一尾啞着的魚。中秋，只是這段濤濤而來匆匆而去的日子中的一塊碑石。它刻着自己走過的日子及那些烟雲的歡欣與悲悽。只有今夕，才適宜回憶。尤其在水湄，在中秋的皓月下，在陣陣的海風裡，在這棵枝葉落盡的樹樑的投影中，自己冷觀着前塵，前塵恍如一場春夢，過去了，便不留些許痕跡。

而秋月最無情，今夜過了，她便暫時湮沒，來年她必再來，必再圓照四方。

此時，陳君突然問曰：明年到底在那裡看月？

月色如水。誰能回答他的問題呢？

20.9.75中秋夜

---

## 新書介紹

將軍令 溫瑞安著 \$3.00

天狼星詩社出版

Mr. Teoh Chiau Lin

20, Antek Garden, Hose Road,

Telok Anson, Perak.

---

蕭冰短篇·蕭冰著 \$2.00

棕櫚出版社

153, Jalan Tanah Liat,

Bukit Mertajam,

P. W

---

8人詩集 S \$2.00

五月出版社

34, Lorong 28, Geylang,

Singapore 14,

## 玻璃

陳清和在麗澤學校上完了最後一天課時，灌入他內心的並不是那七星期長假所給予的愉快感覺；縈繞在他腦海中的是另一個重大的問題。他看着其他的同學們都在歡迎着假期的來臨，很興奮的聚集在一起，計劃着在假期裡遊玩的節目。而他爲甚麼沒有這份心情，偏要向苦悶裡鑽。他確是與衆不同，他有一顆熾烈的進取心，他想着一定要繼續唸中學，而且一定要進入一間特出的中學，這是從五年級時就開始嚮往了。

陳清和這孩子，年紀雖只滿十三歲，却有充沛活力，更奇怪的是他經常會描摹着自己的前途。他家裡窮得可以，可能也就是因爲這點窮，逼使他更早去適應所面對的現實，他已約略知道現實社會的苛刻；但他却願意以最卑微的身份，蹲踞在這社會中的一隅。儘管現實是怎樣的惡毒，也不致於連他堆築僅存的一點希望的機會也摧毀。於是，他倔強地對峙着。

陳清和自小就失去了父母的愛護和提攜，他是在無數冷凍的寒夜裡使自己脫蛹而出，蛻變成形的；雖然他有哥哥姐姐，但那畢竟只是一小片的樹蔭，偶而風一吹動，他那弱小的軀體又得暴露在了烈陽下了。也就是烈陽，到底只有它才能使他脫離那寒冷的長夜。

一個剛滿十三歲的孩子，雖然不懂關心自己的生命；但却能以任何一種方式去延續他的



生命，這當然是一種本能。

休業儀式舉行完畢。陳清和從學校裡依依不捨地把自己拖出來，邊走邊回頭看着那間培育了他六年的學校。這六年的輔導對他是重要的，在這六年中他也得過不少的溫暖。從這時候起，他就得離開這孕育溫情的地方，他實在有些難受。他把書包反背在腰間，懶散地在人行道上走着。幾個同學也跟他後面，他放緩了腳步，等着他們走過來。

「立志，你打算再讀書嗎？」這是陳清和感到最迫切的問題。他探聽着。

「我實在不想讀，可是我爸爸會打我。」立志嘟着嘴說。

「你真優，有書不讀，想做甚麼？國華，你呢？」陳清和又問着另一個同學。

「如果是分配在好的學校，我要讀。」國華却很肯定地說。

「我們可以唸獨立。」陳清和很堅決地這樣提議。眼睛炯炯發光，但却直望着迷濛的升旗山。

「唸獨立？要很多的錢嘛！我家裡不會答應的。」國華顯得有點不快樂。

「我是這樣想過的，我可以申請免費，哥哥姐姐給我一點，我又跟人家做工，我會唸獨立的。我在去年就開始跟人家捧麵了，一天也有五角錢。」陳清和滔滔不絕地說着。

「如果我要去捧麵，我甘願去做流氓。」立志忽然插上一句。

陳清和有點錯愕地看着立志。一輛警察巡邏車在他們面前一幌而過。他看了看自己一身整潔的校服，又看了看那校服。有一種更毅然的感覺，他就是無論怎樣也不能卸下這些制服。

幾個人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一夥土產喜痞士擠了過來，頃刻間便把陳清和和他那幾個同學遠遠地隔開了。他回頭看到他們面向着那些喜痞士，且指手劃腳的像在談論着一些甚麼。他也不理會他們踽踽地走了。

他沿着行人道走。忽然間他感到茫然起來，沒有目的的走着。他看着那一個個裝璜別緻的櫥窗，一面面高而潤的玻璃；在櫥窗內陳列着的都是一些高貴的奢侈品。他靜立在一間化妝品商店外面看得出神，他伸出了右手，想去觸摸櫥窗內的物品，在觸痛了手指後，才發覺被那層玻璃隔着。他向左右看了一下，有沒有被人發現了他愚蠢的行動，他看到了櫥窗後面

的架子邊，有一個像塑膠模特兒的女人坐着。他聽到了嬉笑聲，回頭一看，原來有一對衣著入時的年青男女，正在櫥窗前欣賞着那些陳列品，接着就愉快地手拉着手走進店內去。

陳清和下意識地回到了住處。這不是他的家，只是他哥哥租來的一個房間，簡陋又缺乏清新空氣；但他依然在這污穢的空氣中滋長。他呆呆地坐在帆布床上思索着。他想着在休業式上師長們殷切的訓話，他矯正了坐的姿態。接着把書包裡的舊書本都倒出來，整整齊齊地疊在一起，找了一條塑膠繩子和一張舊報紙把它包紮起來，他知道這些舊書在有人找到時，還可賣三幾塊錢。然後再把那些作業簿收集在一起，他也知道這些舊簿子也可以拿去算斤賣，有人要當貼紙袋用。當他在整理的時候，在一本作業簿裡滑出一張相片，他看了看，是他在一次校際運動會中得到了跳高冠軍的紀念照。他一向就很喜歡跳高這項目，他喜歡是因為在跳過那支橫竿時，能表演出一種美妙的姿態，和感受到像跨躍過甚麼的滿足。他還記得去年在本校的常年運動會中，接連跳了三次都失敗，當時他感到的不是羞慚，而是悲憤。後來他不停地練習，不停地接受指導，就在今年的校際運動會中，他終於實現了自己的願望，他想跨躍過的高度都跨躍過了；可是，他再又立下另一個高度。他拿着那張相片，臉上浮現着一絲滿足的笑容。他把相片插在一個鏡框邊沿，又退後幾步看看。一個美妙的飛越姿勢即刻又呈現在眼前，接着在耳中又响起了那陣雷動的掌聲；他又一次跌落在往日的榮耀裡。

當他正沉迷在往日得意時刻裡時，無意間看到了那小型鬧鐘，忽然急了起來，把校服脫去，穿上了一件小洞纍纍的背心。和一條還未全乾的短褲，匆匆地溜出房間，褲袋裡有兩枚銀角在鈴鈴响着。他走向印度咖啡攤。他看着攤內賣飯攤位的玻璃櫥上擺着一盤盤豐美的菜餚：大紅蝦、炸油雞、大螃蟹、牛肉、羊肉。他只買了一個一角錢的麵包，邊走邊啃着。不知不覺的又經過那些玻璃櫥窗。他看到玻璃上自己的影子，就是那麼貧血、瘦削；他却向着自己扮了一下鬼臉。

陳清和蹲在塑膠盆邊，一邊洗着沾滿油迹的盤碗，一邊看着街上來來去去的人流車流。是那樣的遙遠，那樣的迷糊，一切都在眼前，但就是那樣的遙遠；那段距離可能就是他的生。

「和！捧麵，三號桌。」

他被粗野的叫聲驚醒過來，糊糊塗塗的就把麵捧到一個顧客面前。

「三號桌，捧到那裡去！」他老板大聲吆喝着。

他急忙把麵轉捧到三號桌去。那人滿臉橫肉的睥睨了他一眼。接着也向他大聲地說：

「拿辣椒醬來！」

他忍氣吞聲地照着顧客的吩咐去做，端着一小碟的辣椒醬，小心地放在桌面上。那顧客臉上却露出了一絲冷漠的微笑。無意間看到顧客右手上那枚大而罕見的手錶，正發出一炯炯燦目的銀光。

「和，那邊的盤收下去！」老板又再催促着。

收了盤，把玻璃桌面揩乾淨。他又蹲回原位洗濯着整盆的盤碗。不知怎的他已不能再那麼細心地洗。盆裡的水是滲進皂粉的，那些盤和碗總是滑來溜去，被碰撞得吱吱作響。他偶然翻過頭來，正好對着他老板那雙快要爆火的眼睛，他不禁整身抽縮了一下。他不明白，爲甚麼今天一切都反常，這情形的確是往日不同的。他就會給顧客刮過臉，但並不感到怎樣，只是垂着頭默默走開。可是只有今天，一切突然起了變化；他竟然產生了一種像有人從他身上掠走了一些東西，而他必須去爭奪回來的衝動。一不留意，一支湯匙從他手指縫中滑進小溝去，那清脆的碎裂聲竟貫串到他生命深處。他沒有勇氣回頭，也沒聽到甚麼。

「雲吞麵兩盤！」對面店口一個人叫着。

這些喊叫聲震落了他不少日子，他是樂意承受的；只有這些客氣的和野蠻的喊叫聲才能使他隨時警惕。他必須在這些不同的聲音中，培養自己適應的本能。

「哎！捧去！」這聲音就充滿着一些發洩作用。

他敏捷地站起來，把兩盤麵端放在一塊四方木板上，加上兩小碗湯，兩雙筷子，兩支湯匙，兩碟辣椒，動作熟練地捧過對面去。

他反身利用臀部推開那扇不透明的自動玻璃門，一陣溼度很高的氣體立即佈滿他全身，這一陣冷却使他感到無比的舒暢和清醒。

長長的假期已去了大半。陳清和在這段日子裡，實在沒有快樂過，他一直在爲升學問題煩惱着。因他總沒有機會向他哥哥提出這問題。

午夜回來。他躺在地板的草蓆上翻覆着不能入睡。他要等他哥哥回來，他要告訴他哥哥他要唸韓江中學。他常聽人家說，這間學校的設備最完善，聲譽最好。他的同學們也都這樣說，能唸這間學校是一種光榮。但這份榮耀對於他，可能只是一個夢想。想他哥哥的經濟能力，想他自己平平的成績，以這些條件是很難有機會進入這間學校的。不過他仍舊充滿信心，如果不能申請到免費，他也會半工半讀；就像這兩年，走過了多少個麵攤，忍受着種種奚落，儘管一天只能賺取區區幾角錢，對於他已是一個很大的補助。他並不是在期待着奇跡出現，而是要用自己去創造一個奇跡出來。太多的問題困擾着他，終於在極度的睏倦中睡去了。

他穿着一身潔白的校服。他跳高破了紀錄，許多同學把他扶得高高。他坐在一輛華麗的轎車內。一面玻璃向他撞了過來。

一聲巨響，把他驚醒過來，心還劇烈地跳着不停。他睜開惺忪的眼，看着他哥哥從地板上撿起一個面盆。他哥哥正準備着出門。他鼓起了勇氣，把這難得的時機抓住，但他只叫了一聲「阿哥」又哽住了。他臉上露出了猶豫不決的神色，眼睛却直望着他哥哥。

「甚麼事？」他哥哥疑惑地看着他。

他把視線垂到地板上，像在尋找一些甚麼。久久不敢開口。

「到底有甚麼事？快講，我要走了。」

「我要讀書。」

「你要讀書，我都沒有反對。」他哥哥略帶微笑地說。

「我要唸韓江。」他偷偷地看了他哥哥一眼。

在這剎那之間，他竟覺得是那麼的難受，他怕自己的意願會在這個時候被摧毀；這是決定性的時刻。

「要唸獨立中學，那裡有這麼多錢。」

他幾乎聽到心跳的聲音。他哥哥接着又說：



「噫其他學校不是一樣。」

「他們說可以申請免費，又可以借書，這樣不會很多錢的。」他仍充滿希望地說。

「這是很麻煩的事。」他哥哥說完便要跨出房門，忽又轉回來說：「我替你探聽着。」

他直望着他哥哥那魁梧的背影。雖然他哥哥沒有給他完滿的答覆。但對升學問題也總算有點頭緒。他回溯着方才那個夢境。他成了一個出色的跳高選手，他怡然自得；可是忽然有一面玻璃向他撞過來，却使他感到惶惑。

他把被單蒙到頸部，坐着靠在板壁上；一層層綺麗的憧憬不停地在他心間幻映着。他覺得這是一個爽朗的早晨。他一定要抓紧這新的開始，就像跳高那樣，跳過一個個障礙；即使那高度在不斷地增高，他也會出盡全力去跳。因為他知道這完全是人爲的。他竟然埋怨自己長不大，如果現在他是廿歲，他將有所作爲。可是他必須一步一步地走，順着生命的程序，慢慢地走過去，這緩慢的進展對他似乎是一個重大的考驗，他必須容忍下去。

陳清和這孩子，由於生長在特殊的環境裡，接觸到的事物多也比較奇特，因而養出他那份過人的理解力；他想的是成年人的事，所追尋的是成年人的世界。

他是在半挨餓的狀態中渡過了這十三年的，所以他一直要找機會把書唸好，有了充份的學問才有辦法過快樂日子。

陳清和從麵攤收工出來，已是十點多了，他仍毫無倦意。今天他的心情實在開朗極了，他正想去找亞民，亞民也剛好踏着腳車來到。

「喂！清和，報紙在這裡。」亞民氣喘地說。

「你有多拿一些嗎？」陳清和焦急在問着。

「廿份還不够，能够賣完你就偷笑了。」

「我是想能多賣就多賣一些。」他注意着路上來來去去的人。

「你以爲很容易賣。不要多講，我們快到關仔角那邊。」亞民催促着他坐上腳車，匆匆地朝着關仔角方向而去。

關仔角的夜風在凜冽地刮着；把他那一頭蓬鬆的髮吹得東歪西倒。他依偎着鐵欄杆，報

紙夾在腋下。他的眼睛不停地注意着四週。昏暗的角落裡是一對對談情的戀人。他的視線從那顆晶亮的星星垂落到亞民的臉上。他興奮地說：「亞民！我今天已經到韓江報名了。」他的微笑僵在嘴角。

「你就好了，我可能不能讀了。」亞民帶着些微沮喪。

「爲甚麼？你們家裡不是好好的？」他奇怪地問。

「你不知道的，他們說給我讀了也沒用，只是浪費錢罷了。」

陳清和沉默着。他回過頭來却看到了美輪大廈的旋轉餐廳，正在緩慢地移動着。那一個個透明的玻璃窗，正映照着板城夜生活的高潮。

「你沒有想過辦法？」他忽然又問着亞民。

「有甚麼辦法？我們又不能賺錢，賣報紙賺了一點又得交給他們。」亞民沒有看着他，只望向黑茫茫的大海。

結果兩顆弱小的心靈，都被凝結在不愉快的氣氛中。陳清和聽到了亞民的遭遇，更覺得自己的榮幸；雖然他也在爲亞民的不幸而感到沮喪，但在他心底到底還是快樂的，因爲他心很明確地爲自己的前途立下了希望。他將脫離漫罵與挨打；那卑微的生命將向倔強伸展，伸向成長界線。他要跳過一切。

他和亞民仍舊保持着靜默。在靜默中來到了華蓋街，在保齡球中心的大廈底層徘徊着。這一帶亞民較熟悉，他却是第一趟來到這兒，對這裡的建築情形比較陌生，也覺得比較新奇。

他和亞民一邊注意着顧客的出現，一邊在靠大路那邊的櫥街上觀賞着。他越看越感到煩悶，他忍受不了這些標榜生活距離的展示。他把前額頂着櫥窗上的玻璃，他沒辦法看到自己的影子，因裡面有燈光射出來。他看着那疊報紙，今晚是他的頭一遭，半個多小時了還沒賣到一份；亞民却已賣去了不少。他一想到了已報名的事，即刻又精神煥發起來；一切都應該從今天開始，這個今天是最具意義的，應該是他生命中的一個轉捩點，他必須掌握這個起點，去進行縮短那距離，去實現他夢寐以求的願望，甚至以整個生命去支取，他也在所不惜。他只是不能永遠這樣卑微地活下去。

「亞民！你應該想個辦法去唸完中學。」他忽然打破那良久的沉默，這樣鼓勵着亞民。「沒有希望的，我脫離不了他們。」亞民的眼睛呈露着倦意。

「如果是我，我一定會拚死命衝過去。」他握着那雙小拳頭。在迷濛的燈影裡揮舞着。那疊報紙却散落了滿地。

他們兜向大廈的正門出口處。他站在遠遠的牆角，看着廳內那兩道樓梯。這兩道樓梯可通樓上的夜總會，保齡球場。幾盞微弱的燈光，影照着那些都懷着愉快心情，進進出出的人。

「喂！報紙！」忽然有人在樓梯口向他們叫着。

當他定神一看，亞民已從大門走去。他不能被遺棄在後頭；但他顯然已失去了賣這份報紙的機會，如果從大門旁邊的矮牆跳過去，可能還比亞民快，於是，他追了過去，以那種優美的跳高姿勢，用力地，甚至是使出整個生命的力量，跳了過去。

「玻璃！玻璃！」亞民驚叫着。

只有在這個已沒有時間作任何思考時，他才發覺竟然有一層厚厚的玻璃阻隔着他的去路。但他能感到的只是一陣致命的痛。

稿于一九七五年十二月，大山脚

## 坡璃

「……傑克倫敦十一歲，便成爲養活一家人的唯一依靠者。這位可憐但勇氣百倍的孩子，早期的人生路上便常和飢餓、孤獨結爲伴侶。但他却不浪費半點時間，他喜歡書本，他常讀關於冒險航海，探險登山的故事；他在床上讀，吃飯時讀，在人家遊戲時讀，隨書中人物喜極而手足舞蹈；隨主人公哀傷而杲杲終日。……他只十一歲，他就開始正視他眼前變幻的世界。……他一生航過海，賣過報，做過估俚，當過苦力……。」

陳清和把手中的「傑克倫敦」放下，閉目遐想，找出他和傑克倫敦相同點。他沒有了父母，只靠兄姐照顧；他今年十二歲，六年級快畢業了。他喜歡讀書、喜歡冒險故事。他有個強性格，不願屈服在難題之下。環境的陶冶之下，他懂得正視自己前途，懂得爲前途而掙扎。陳清和嘴角微微一笑，再捧起書來，看傑克倫敦如何反擊命運的壓力；如何長大起來。

小學畢業儀式過後，許多同學都吱吱喳喳的嚷着，三五成羣，商量着七個星期的長假，到底有些什麼節目。有些說要去星加坡；有些說要去棉蘭。另一些談起看戲，玩打架魚，放風箏之類。陳清和却孤寂的站在校門外。他心裏頭亂紛紛，徬徨不定。他站在樹底下，斜斜



的陽光照晒着，他上半截暴曬在陽光中；下半截藏在樹蔭裏。他眯起眼睛來，看着面前那條長長的馬路，車流在蠕動着，車上的玻璃鏡子反射着刺眼的光芒。

校長向老師們揚手道着「假期快樂」。陳清和聽了心中麻麻的，是所謂離愁吧？也許。不過他愛心的還是自己的升學問題。他望着那掛在學校對面私人住屋籬笆上的韓江中學招生的布條，他想了許久，還是決定要升學的話，就去韓江中學。生活教育他太多了，他懂得自己作決定。

他把手中的離校証書摺好，收入衣袋中。他向前面的長街走去。陽光從他背後照來，他總踏着自己的影子。時間還早，他不想回去住所，雖然房裏還放着好多本自己要看的書。他早打算在這漫長的七星期中，要看最少十本書、名人故事三本，那便是富蘭克林，林肯和愛迪生；探險故事三本，那便是金銀島，魯賓遜漂流記和海底探險。另外四本是屬於文學的，如馬克吐溫的頑兒流浪記，安徒生童話，拿破倫東征故事等。這些書他珍惜如寶貝，其中有些是哥哥買的，有些是老師送的，有些是自己買來的。

他走過書店，見許多同學圍在書架前翻閱花花綠綠的連環圖書。這些他一點也沒有興趣。那些藏在玻璃櫥里的，不管中文的還是英文的，他却非常興趣，他每日正在苦讀英文，因為他決定在初中時，便要會看英文書。那些玻璃櫥里的書，一本本向他招手。他站着凝視良久，不知不覺地伸出手去，想拿過來翻一翻，可是却碰着了那層冷冰冰的玻璃，把手指都弄痛了！背後有同學發出噓噓的笑聲，在陳清和來說，那冷笑聲是那塊玻璃發出來的。他縮回手，插入褲袋中摸了摸，只有兩角錢。他突然想起，他曾經讀過一則新聞，說某國有一個能够穿越玻璃及牆壁的兒童。如果他也有這種天賦才能該多好，可是那只是個妄想。陳清和心中起了一陣子的沖動：他想一拳打碎那討厭的玻璃！

他走過鞋店，玻璃櫥內擺滿各款式的鞋子；走過裁縫店，也是一個個玻璃櫥；玩具店內也滿是玻璃，戲院也是玻璃，旅店也是玻璃；玻璃玻璃玻璃，真是個玻璃的世界了，討厭討厭討厭！他揮動拳頭，好像準備與敵人打鬥的樣子。

南華醫院街及蓮花河交界處，有一檔雲吞麵。平日生意并不壞，不時可以聽到叫喊「雲

吞麵乾的一碟」；「雲吞麵羹的一碗」。其中一個孩子，捧着麵在桌與桌子之間穿梭的，便是陳清和。從去年開始，他就知道自己要讀書，必須自己去工作。大哥和姐姐雖然願意供給他們讀書，那畢竟不是很容易的，因為大哥和姐姐所賺的錢是十分有限，他們要維持自己的生計，已顯得吃力了，在這萬物騰漲的時候。陳清和也應該找份簡易的工作，吃開一碗飯。於是，由朋友介紹，他便開始在這麵攤做幫手。

他生性靈敏；思想老成，很得老板喜歡。除了供給每日兩餐之外，每月還有些許的零用錢。因此，陳清和的買書費用，全都不用愁了。每天他早上去上課，下午一放學，回住房換了衣服，便來這檔子工作。至到傍晚，他才回去做功課。這樣的日子，對一個十一二歲的孩子來說，的確忙碌了些，可在陳清和這個早知道命運是怎麼回事的孩子來說，却不覺得怎樣，他反而因吃得足，睡得沉而不會顯得太蒼白。

「小弟，你和別的孩子不同，你得要會想，大哥和姐姐都照顧不了你，你得照顧自己哪。」大哥晚上回來，站在窗邊，望着窗外，深吸着煙，低低地說。陳清和躺在床上，雙手掌壓在頭下，沒有應哥哥。這樣的說，哥哥不知重複說了幾次，每隔不久，便要說一次。每一次，大哥的口氣都是一樣。大哥在看報，讀到一半，便會突然而說；有時從街上回來見清和尚未睡便要說；有時當他躺在床上，不能入眠時也會這麼說。父母親的早逝，使他們兄弟相依為命，因為大哥只能租一個房間，姐姐只好住到親戚家中去。在孤獨的日子中，磨練得他失去了童年的日子。有時他靜默地坐在麵攤旁發楞，實足像個小老人，孤寂而憂傷。

自他讀過「傑克倫敦」的故事後，他心境也就開朗了許多，究竟自己的命運，還不會輸給傑克倫敦。他從那種逆境中居然堅強地戰鬥到底，而成功地做了文學家，陳清和有什麼不能？陳清和也不會輕易向命運低頭！

他猶記得去年，當他初到那麵檔工作時，面孔總是有點熱辣辣的感覺；同學們又叫他做「捧麵仔」，他當時就想停下了。大哥却對他說：捧麵又不是打劫，有什麼可笑的？小弟，你和他們不同，你要自己去撞，你要比他們會想。你知道嗎？小弟。於是，他時常想，想自己為什麼和別人不同；想自己應該如何和他們有別；想自己要在生活中掙扎和長大……。

假期已經過去兩個星期。在這兩個星期中，陳清和過得很扎實。他每天上午到麵攤去幫忙，中午回住所沖涼；過後又再到麵攤去，直到傍晚才同來看書寫日記。他看完了富蘭克林，他記住富蘭克林十歲時，思想伶俐，好學不倦，自幼就喜歡讀書。他也看完了魯賓遜飄流記，他很佩服魯賓遜的那種征服孤島生活困難的精神。他做好準備，吸取故事中人物的勇敢倔強的精神和意志，只要有機會，他一定要表現出來。他想着想着就睡去了。

他發覺自己竟走進一個玻璃室內，四面全是透明光潔的玻璃，他要喊也喊不出聲，他要動也不能動。那些玻璃牆突然慢慢倒踢下來，壓在他身上，他大叫，走開，走開！鬼玻璃，鬼——玻——璃——他驚醒過來，滿身大汗，手中抱着枕頭。回想夢境，心有餘悸！回頭看大哥，却呼嚕嚕地睡着。

他倒沒有想到那令他討厭的玻璃，竟然會使到做起惡夢來，更增加了他對玻璃厭恨！他想想，原來這幾個晚上，他在華蓋街保齡球場大廳附近賣晚報的關係吧！那座建築物的底下，全都是光潔的玻璃，在燈光照耀之下，似乎看不出有玻璃的存在呢！

前幾天，偶然遇到賣報的黃叔叔，談起賣報的事，黃叔叔鼓勵他來做報童。黃叔叔是陳清的遠親，平時很少見到他，現在見到，可能是陳清和生命的轉捩點。他爲了積極想多賺些錢來準備升中學時使用，也可免了哥哥和姐姐們的一些苦惱，他毅然答應下來。而黃叔叔願給他淨賺每份五分，只要能賣五十份，便有兩塊五角賺。一夜兩塊五角對陳清和來說，是個了不起的數目。於是，他被指定叫賣的地點是華蓋街保齡球場一帶。那邊人來人往，都是知識份子。幾個晚上打從八點開始，陳清和便在那邊高舉中英文晚報，伸向過往人客及那些進進出出保齡球大廈玻璃門的各族人士。好多個晚上他都只賣完四十二份，無法突破五十份。這使他心中很不爽快，他必須要更靈敏，因爲和他同在一起的，還有一位印度小孩，時常搶他的生意，他們誰也不讓誰。

保齡球場大樓的底層，全是用光潔的玻璃做牆。十二呎一枝柱子，那四方柱是用黑色磨石砌成。柱與柱子之間，用紅磚砌着一道二呎多高的矮牆；矮牆上是透明光潔的玻璃牆。

，分割成兩塊，高八呎，寬六呎，用深褐色的木框鑲着。玻璃外邊的矮牆上，左右石柱下，各放置一盆青葱的盆栽。這樣，在室內日光燈的照耀下，玻璃便隱去了，顯得室內室外通空氣。室內靜穆的氣氛中，電動樓梯不停地溜動着，許多人上上下下，陳清和向他們高舉晚報，幾次想跳越玻璃隔着的高低牆而過。這些可恨的玻璃把他的生意給阻擋了，正如它把那些他希望摸觸一下的書本給隔開了，他越發對玻璃生厭起來。

陳清和東轉西轉，今夜似乎人特別多。他手上的中英晚報竟然賣剩兩份，今晚必定可以突破五十份大關！現在才十點半。他心中又高興又緊張，他向自己挑戰，在五分鐘內便要賣去手上的兩份！保齡球場大樓下的玻璃門口站着那與他搶生意的印度孩子，他像是他的敵人！他向他挑戰。如果不是那層玻璃屏風牆，他便可站在電動梯子下，於是那玻璃也像他的大敵！他心中有些急。望了望玻璃牆，他有多麼的懷恨！喜馬拉雅山尖已曾被人踐踏過；月球也曾被人踐踏過，那一點事人做不了？我只要能撞破這些鬼玻璃，我便可以毫無阻擋的穿越進出室內。他突然想起了一個吃玻璃的小孩，在街邊表演，把一塊塊的玻璃嚼碎了咽下去。哼！他對着那光滑滑的玻璃發出冷笑。正在這時，玻璃內有一個洋人正向他招手，於是他急急向前跑，他下意識地要突破五十份大關；要征服玻璃的阻擋；他要飛躍進去！在剎那間，他胸中湧現了一股勇敢的卻沒有想及後果的征服力，猛然向那塊玻璃沖撞過去！轟然一聲巨响，割裂了室內靜穆的空氣，玻璃果然碎裂了。而陳清和却扑倒在地上，那隻腳架在紅磚矮牆上，足踝部份，被玻璃的反擊割傷了，深可見骨。那紅紅紅紅的血，泉湧而流！驚呆了許多人。

「鬼——玻——璃——」陳清和勝利地抖了抖唇，喃喃地說完，腦子里便一切都靜止了。



紀小如

# 衣袂飄飄

致——A Girl Named Chew

我不爲何而來，一如我不爲何而去。以翩翩一件衣袂飄飄的姿態，不須整花粉妝，不須梳飾書眉，不須強顏歡笑，就這樣葡萄着度過了生命的分水嶺。

生命的分水嶺？還有甚麼比生命的分水嶺更重要的嗎？我成長，我驕傲。我微笑，我仰風吐蕊。不是嗎？剛剛不久前我從嶺之南遙遙望着嶺之北，冥想我應該如何攀越我從前不可攀越的山嶺，到達我所理想的生命的頂峯。現在我却這麼不可思議的完成了這項神聖的任務，當我開始飛渡過那深而黑得發綠的懸崖，而廼攀着忍受那吊橋上的顫慄時，我曾驚異地發現一簇新綠，正在濃黑中伸出求生的觸鬚，隨着那些渺小的植物而來的，是陽光，潔白的在崖崖下遠遠亮着！彷彿生命也是這麼一閃一滅。從我出生到現在，我已經走了這麼多崎嶇的道路，就算我一剎那間墜下那沒有底的深崖，我也無所遺憾了。在這以前我將是王爾德神話中傲慢的星法，可是在這以後，我將是尼采筆下的超人，一個成長的超人，一個札拉圖士特拉。

我將會翩翩的站在我所攀越的嶺之北，遙望嶺之南一個露出酒窩、現出嫩牙微笑的星孩

。那個孩子戴着一頂最紅的鴨舌帽，吹着以水皂形成的一個泡泡的水晶球，在沒有荊棘的綠草上打滾，向天空踢腳、揮拳。無論這是一個如何天真、如何快樂的形象，都阻止不了我向他的搖手說再見的慾念，我知道我必須說些甚麼，我想喊住他，告訴他我的苦衷，告訴他我必須離開那個長不大的花園，離開那抓蝶，離開那蜂舞。我知道當我攀越過這道懸崖時，那個星孩就劃下了最閃亮的一顆殞星，躺在一個狹小得只容納得下他的靈柩，如果我對這準備長眠的男孩多依戀一刻，我就會發覺那酡紅的雙頰早已不知甚麼時候變成了醜陋的麻子臉！蜂巢狀的岩隙密麻麻地跳躍，在無可宣洩的黑暗中，使人見了想嘔吐，想狂嘔。所以我必須走了，就這樣花柳飄飄離去，我連替他築一座新塚，寫一個新碑碣的機會都沒有。

死亡就是這樣匆匆忙忙，死亡就是這樣難以捉摸的吧？或許我的神經齒嵌着了敏感的果實，我知道死去的只是我以前的形象，一個枯去的歲月。死神喜歡在崖下緊緊的抿着嘴巴，誇張的拉出嘴角下的兩條細紋，像凝固的血漿流成赤色的鐵軌，像石上的冷凍雕鏤，四周的風狂嘩地爲他打氣，彷彿要合力把崖上的我刮下去！我會感到害怕嗎？我此時如果抓緊身旁的一點扶持物，鐵一樣的站穩，那種結結實實的牛頓定律，總會調劑一下我對存在質素的懷疑。是的，我現在是存在着，我將來也是存在着，或者在存在與不存在之間，死亡只能在崖下把自己的嘴角拉成垂涎的線條。

有一個十六歲的女孩，一個年輕得連死亡想也不會想過要去威脅她的女孩，却迷迷茫茫的戀上了死亡，強迫着自己走向死亡的懸崖，她寫了一篇崇拜死亡的文章，說：「我才十六歲，我當然不會這麼快就想到要死去，但現在我是真正真正的接近了死亡。似乎在一座高高的懸崖飄下來，很輕很浮，當然會很快觸到地面。這些話有人說過，我現在是真正真正試到了它。這兒當然不會有碧雲天，黃葉地、而是四處降落的灰雲，又厚又薄，又透明又看不清。雲層又雲層，啊，浮雲千丈，我當見不着陽光，而是渺渺茫茫。浮落，浮落，而我不似會動過，而我沒有半點搖盪。」

而我不似會動過，而我沒有半點搖盪。死亡真是這樣沉寂的吧。沉寂得連稀薄的空氣也不會感到它的移動。而我，我今年才十八歲，我將不會爲我死去的形象而流淚，眼淚不是我的，我將沒有小孩那樣的權力去擁有它，我將不會爲掄一條雪條而震落紅葉的晶瑩。我背着

風，我將爲仰風而輾轉身，輾轉身向那個留着短劉海，口中含着狗尾草，坐在碰碰車上揮着鐵鎚的小手微笑的男孩說再見。

再見，我的閃爍的星孩，我將飛渡生命的分水嶺，蹂躪王爾德的巨人的花園，步向只一個待我採擷的夢幻。

一切或者就是這樣開始的，一切或者都在偶然之間展開了，在這以前我跟本不會想到朝我湧來的這一切，我也不會想到如何去陪葬它，更不會想到如何衣袂飄飄的去迎接這一切！天知道我們的四周都是一羣空心人，缺少腦根，缺少思想的泉源，偏偏有一羣像我們這樣的烏鴉，圍着一朶紙紮的大紅花呱呱叫！湊前看小孩，死鼠的臭氣源源自身上冒出。遠處遙瞻八十歲老翁，蝸行的步速，僵僵的身子在馬拉松。熱褲女郎走來，免費飄送腋下的狐臭！老太婆拐着手杖跑過，用假牙展示她們的微笑。黃色書攤的小販，向你推銷他們的禁品。街角的乞丐，用死囚的眼光向你身上打劫！你要吶喊了。穿上簇新的滑輪在土敏土上飛轉，却迎面衝倒一個醜陋駝背的小殘廢！你微笑時，有人眼紅了，於是藉着那一點優越的「長輩」感，伸出黑瓜子把我們輕輕一推，直線似的翻滾於巨大的深崖中，我看見青筋暴現的山腹上，刻着兩道深深似針疾的斧痕，像模糊的嘴巴，飢餓般漸漸張開………………。

那些人費盡心計，殫精竭思爲兩代之間挖了一道鴻溝，築起一碑座右銘：「我走的橋比你走的路多。」德性。沒趣。你們害怕甚麼？你們害怕你們歸西後將沒有熱鬧的送殯行列？媽的。你們要甚麼。我會督促你的子孫給你預備大燈籠，可笑的樂隊，喧天鼓聲的鑼鑼，高舉旗幟的孩童，花環，滑稽的哀悼詞的輓聯。至於我自己嗎？你們都給我送走了，還有誰會爲我哀哭。我只希望我出殯時有流動的雲與風，有阻了葬禮的綿綿細雨，因爲我要泥土們濕滴滴的擁抱我的柩木親吻我黑色的柩木。我將以翩翩一朶浮雲的姿態，孌孌的飄逝於涼薄如霧的山間，花開滿崖，蝶飛蜂舞，在醇醇芬香的幽谷中，將有一隻歡逝我的遊魂，讚美我的孤蝶，和一串花圈，獻上我墓前。

如果不幸的話，我只有調劑一下自己站在崖上的幾何感覺，預備一個滾下釘牀的九十度直墜線！聰明的話，我便会抉擇的投向深沉的海，否則只能發洩着暴露狂而孤絕的吊在石上，成鷹鳥啄食的一團血肉！

十八年了，打從女孩們把玫瑰紅的雙頰塗飾成人工的花斑斑爲止，我也跟着在自己臉上用墨粉刷，企圖像黑判官向我的童年宣佈死刑。歲月又給了我甚麼，詩人說：「未來的最好預言是過去。」那一份無奈的感觸，將是寫下我們對歲月的恐懼和本能的抵禦。這或者多少帶一點威脅性吧，至少它給我敲了一下响鐘，武斷的壓迫我對時光屈服，因爲它像言行如山如峯的將軍令，將不是我們這些凡夫俗子所能震攝所能反抗。我想，我真的做了最大的忍耐來表現我對時光的寬恕了。時光扮着伶人，以娛人的諧角出現，向我一步一步走來，我以禪那不動的坐鎮冷視它從我僧衣間通過，衣袂飄飄，我不皺眉但回首，僧衣後早有人因此長逝。我想朝拜哀悼或凝視一回，它的新塚早已破爛成舊的塌滿一地，肉化泥，骨化灰，滿崖滿谷，或升天或落地，翩翩嬋嬋。

翩翩，嬋嬋！如果我歌頌自由，在我稿紙上飛翔的字彙將是翩翩又嬋嬋。我無從知道自由這個抽象的詞藻代表甚麼，我沒有一個明顯的形象，也沒有一個模糊的輪廓。我帶着學者的虔誠去翻閱字典，辭海對自由的解釋顯然受了束縛，不能表白清楚。這或者是一件悲哀的事，不是嗎。也許唯一能够讓我感到自由的存在，是當我用自由的手去數我活過的日子時候。

自由？自由算得了甚麼！我有生命中的陽光和雨水，我有新鮮的空氣，綠蔭蔭的樹木，我仰風而來，我將仰風而去。星夜，流水，典籍，一切只是一個做不完的美夢，如果這都是一些不成熟的果實，就讓我禁止採擷它們吧。

掀開籠罩着慾念的窗簾，推開涼薄的銀紐窗，我飽窺窗外的春圖。一陣蹣跚的風，顫巍巍的在窗欄上落下一塊紅葉。我將帶着藝術家的狂熱，爲紅葉那一點雋美的皺紋和線條而把它疊摺在一本我時常翻閱的書中，讓它作爲鱗魚的食料！誰會欣賞它飄下窗欄的翩翩美姿？誰會？我只不過可憐它那幅睡在腐爛的觀覷相吧了。企圖改寫這塊紅葉的命運大概不是一種罪過吧。強者說：「我創造命運。」弱者說：「我仰賴命運。」詩人荷馬却說：「不論弱者或強者，都逃不出命運的手掌。」這真是一種可笑的對照。當然我無從告訴你我活了十多年，命運給了我甚麼，我又給了他甚麼。或者在賦予和施捨之間，我們總是閉着眼睛接受對方的禮物，管他是一串祝福，一串詛咒。



命運和女人似乎是兩個思潮互相擁擠的名詞。誰的一生沒有女人的影子？誰不會慷慨的把生命和金錢浪擲於脂粉堆中？所以我在這兒把我和女人的名字連在一起也不是甚麼奇怪的事了。或者奇怪的是我不把女人的青春和我的少年一起拋擲於浪漫中。多情的歌德八十歲時戀着一個女郎，愚笨的詩人把自己的身份降低只因爲：戀愛中每一個人都是詩人！年青人於是露着缺牙，帶着口臭盲目的歌頌面前的秋波，稍爲湊前凝視，雀斑就推着蜂窩的行列，一層一層醜陋的逼上來！愛情如果是神聖的，原諒我不會動它守過更短的虔誠時刻。在愛的立場上，我總是輕治的讓自己飄浮在蜘蛛網那輕輕軟軟的搖蕩中，像崖上的立姿，風一次一次的刮來，亦撕下我的臉！不穩定的雙腳，總是不可靠的搖搖欲墜。

不過我還是來了，我想我曾答應過妳。在黑夜中妳會認得我嗎？我將穿一件棕色似松鴉的夾克，一條暗橘且沒有光彩的牛仔褲，你必須把燈熄了留下黑暗給我們，我真怕光明驚醒了妳雙親的好夢。

喂，女郎，我來了，喊住妳的守門人，別讓那破壞情調的開門聲驚走了妳屋簷上棲息的貓頭鷹，縱而少了一個月夜的陪襯者。

通往山上妳屋前的小路是崎嶇不平的，像一頭嚎哭千里的龍頑驚不馴的自我足下展開，阡陌縱橫，飛灑且不羈，使我這個不識路的摸索者幾乎在黑夜的嘲笑下墜了重重的一交，我蹂躪着小路那黑黢黢的旅程時，思潮翻覆着使我想起怪癖歌手 Neil Diamond 所唱的一首「小路小夜曲」。原諒我不會來到妳身邊就自私的哼起了它的旋律，原諒我不打算請妳做我的知音者，我怕妳會嘲笑我，因爲我對這首歌詞的記憶，就像我對這條小路的認識一樣模糊：

### Longfellow Serenade,

Such what a plan I've made

Because she was a lady and I was a dreamer

But the only word that I treat

You know that I was born for a night like this

Because I was lonely and she was lonely

是的，妳我皆是寂寞之人。當我來到妳屋前時，我更爲妳居住的四周圍孤獨的氣氛而不忍。氤氳的水氣籠罩着妳的嬌居，替它們劃下了一道神秘的色彩，也寫下了妳孤癖高傲的隱居生活。妳的守門人呢，我並沒有碰着他的干擾，我想這是一個好的預兆。妳的父母想現在也已點燃了赭紅的夢幻，在冥想他們白天渴望的彩票飛舞的追求。黑色籠罩了妳整個屋宇，也籠罩了現實醜惡的鬥爭。一點罌粟子似的孤火自妳房中透洩，自妳房中渲染，燃燒了某種飢渴的慾念，幌動着一幅誘人的春圖。

女郎，我來了，葡萄着我對慾望的缺陷，我必須從妳那兒採擷一個夢幻，彌補我的不滿。多謝妳爲我預備的這一切，使我能安然的在窗口下喊住妳底名字。或許我是太敏感了，我想起古希臘神話中有一個女人的幽靈，晚晚赤裸在林徘徊，迷住每個路過的男子和她造愛，性慾滿足後就吮吸其血，咀嚼其肉，啃咬其骨。這一切該不是一個粉紅色的陷阱吧，縱然我對妳有任何不忠，妳給我的懲罰也只是一個嬌怒的眉眼，而不是這流血的憎恨。

我要喊妳了，女郎，妳要採擷妳胸前的衣襟，不要讓夜的遊魂索走了妳驚散的魂香。「滿官明月梨花白，故人萬里關山隔。金雁一雙飛，淚痕沾繡衣。」小園芳草綠，家住越溪西。楊柳色依依，燕歸君不歸。」

在不遠的月光下，悠悠怨怨的傳來溫庭筠的詞，這麼淒淒，這麼切切，是古爭，是琵琶，是高山，是流水，是天馬，是行空，是大珠小珠，是雨滴是晶瑩，落玉盤，郎鑑不絕。我想我應該感謝這哀慟的歌聲，顯然妳也受了它的驚擾而倚窗眺望，當然首先妳接觸到的不是歌唱者的身影，而是我的衣袂飄飄，而是一個躊躇不定的影子，呆立着不知如何喚起妳的名字。

倚窗的女郎！我的身影可曾替妳喚起什麼不樂的回憶？不然妳何苦只是佇立那兒而忘了替我打開大門，讓我躲進妳的溫馨妳的茴香中？我們不是偷情的人，不是嗎。所以我沒有帶來攀越妳窗口的繩梯，我也沒有帶來任何墨七的輕俏行動，我總會笨拙的驚散妳夢着財神對他們微笑的父母。

遺失了，妳終於消失在窗櫺那一幅四四方方的構圖中。樓下的大門打開了，「伊呀」一聲，這是我所聽到的最不靈巧的歡迎我的語言。我必須躡着手足躡進妳的屋子中，我不想大意的踩碎了妳父母的好夢。妳手中拿着一條竹箔似修直的蠟燭領着我上樓。驀然我感覺我是這麼強烈的依靠着妳，持燭的女郎，如果妳霍然把妳手中的光明熄燬，妳當能想像我將會怎樣無措，怎樣穿起囚衣走向這黑夜的緊禁。

我不是第一次躡進妳的房間，我也不是第一次讚美妳的房間了。我時常說，在妳房間滿着的藝術氣氛，就是拿巴黎的魯佛爾宮和它媲美，也不過爾爾，也不過如斯。特別是今夜，我的感受尤其強烈。我想我要讚美的不止是妳的房間，也是妳對這所房間的裝飾所顯露的智慧，妳的智慧也顯露了妳對這所房間的感情。記得我曾聽過妳說：「也許我的隱居生活太呆滯了，因此只有把我的全部心思、全部時間都浪擲在這所房子的粉飾中。」我不知道妳對這所房間擁有幾許深厚的感情，是不是也超過了妳賦予給我的一切？我注意到在那幾張設計別緻得近於稀有的藤椅和嵌着銀玻璃面的藤桌下，在奶茶色的地毯上紊亂疊着的幾本雜誌，想妳定是等我等得不耐煩了，在翻完妳的雜誌後就無心的隨手拋擲，以至破壞了妳對這所房間所保持的整齊和美觀感。在這種外表的觀察下，或者我總能安慰自己妳對我的感情是比這所房子深厚得多了。我摸索着黑夜對我的威脅，吃力的忍受着小路隨時會摔我一交的痛苦，汗津津的跑上山來，如果我的猜測是錯誤的話，我實在不能忍受這個錯誤。

「今晚你到那兒去了？」妳佇立於我面前，一連向我擲來了兩個問題。「你知道現在是什麼時候了？」

我能够察覺妳的眼睛在先前所寫下的無數的守候，以及抹去了的焦急和不安。「我已經實行了我的諾言，不是嗎？我只是沒有在黃昏之前趕到妳的窗口下。」

「你沒有時間觀念的嗎？」

「在妳發問之前，先替我的自尊心設想一下吧。」我開始感到有點生氣，妳似乎不會體恤我摸黑路後的那一股疲乏，妳打算怎樣，妳似乎開始約束我了。「睡眠奪去了我的大部份時間，當我醒來時，月亮已經代替了太陽的微笑。」

妳低下了頭，對妳的慣常沉默拉開了序幕。妳穿着的是一件翠綠色的軟綢質料，長裙曳

地，飄然若仙。我想起不久前我在這兒彈六絃琴，妳表演探戈，抓蝶是妳，妳是蜂飛，葉落，秋起，彈盡幽玄，幽玄縷縷。妳的每一個動作，都是一個美的韻律的創作。

「不要緊纏着妳的臉吧，我承認我是個沒有時間觀念的人。」也許是往日的相處，喚起了我的不忍，我不能再讓這個夜晚像以前一樣虛渡在無言的遷怒中。「這些日子來我都在無謂的遊蕩中過活、看書唸詩，望海興嘆，當一切失去規律性時，時間只能當着一種陪襯的裝飾品，誰還會去研究今日和明日的分別？」

「我不相信你的信心都消失於生活的抱怨聲中。」

「信心？這對生活的奮鬥者來說，是一個很好的安慰詞。但是我不需要這些。」

「你還年輕。」

「這是我唯一對世界微笑的原因。」

「你在遊蕩。你有的是自由。」

「遊蕩並不是表示我自由，只是表示我在追求自由。」

「這有什麼分別？」

「譬如我想打劫銀行，但是站在馬路旁的幾個巡警告訴我，我並沒有這個自由。」

「你不該把它稱為對自由的一種束縛，因為沒有人擁有這種權力。」

「所以世界上每一個人都失去了自由。他們靠指示牌走在馬路上，他們依賴公共汽車替他們找尋降落的地點，他們給一張張文件支來使去。他們為赴宴會而偽裝紳士。為約會而爭取時間。為利益奮鬥，為金錢鞠躬，為名譽卑膝。」

「今天你的牢騷真不少。」

「和妳的寂寞一樣多。」

「你知道我寂寞？」妳微微顫抖了一下身子。哦女郎，那倚窗眺望的女人是誰。那深閨中輕嘆的又是誰。

「所以我總是在窗下呼喚妳的名字。」

「呼喚一個寂寞的形象。」妳說：「今天你本該早來，在這以前我拿着同一本雜誌翻閱了一千遍，篇篇皆寫着寂寞。」



「給我一杯飲料，讓我躺一下吧。我已經累得能够睡死一個仲夏夢。」

妳輾轉身離去，把背影留下了給我。在妳腳下的軟綢長裙不再曳地，只是懶洋洋的，懶洋洋的飛起，帶着一種厭厭欲睡的慾望。女郎，不要給我帶來什麼醇醪美酒，我不知道我會不會把自己灌醉。也不要帶來什麼茶味清淡的茗茗，那樣我會感到滿足的喝完一杯又一杯，直到我肚子繁膩的鼓起彌執佛。妳最好給我沖一杯熱烘烘的咖啡吧，我要應用那一點點枯澀的菸精刺激我的神經，帶着我的目光睽睽和妳赭紅的燭光對峙一夜。不眠的夜。不夢的夜。

我帶着一種鬆弛的慾念在藤椅上躺下，我的骨骼帶着一種滿足的回答「得得」响遍了全身。我想我真的是太累了，我將把自己幻想成一個出征歸國的大將軍，帶着一種沙場上奔騰的勞累躺在怒目睜眼的虎毯皮上做着他茁升官朝的美夢。這或者太附合於詩人豐富的幻想，不是嗎？但是我知道自己是不願意閉上眼睛的，我還等着品賞一杯蘇醒我的咖啡精。

於是我又接觸到那幾本被黑夜翻閱着的紊亂的雜誌。那大概是幾本關於文學和美術的東西吧，我能想像妳翻閱這本雜誌時的苦悶，妳對音樂的興趣超過了妳對文學和美術的愛好，妳叫我不能接受妳誦讀這種學術性研究的事實。

擁抱我吧！苦悶的女郎，何苦妳倚窗遠眺那守夜的歌者，而妳在期待中得到的只是聲聲淒淒又切切。何苦妳守住妳的閨房像妳守住妳的真操，而妳所能感到心慰的只是不停的垂頭與嘆息。當然，我不樂意把我的少年豪擲於女人的懷抱中，但我將喜悅，我將無憾，如果女人肯把青春犧牲在我這兒。

「咖啡來了。」咖啡帶來了嫵媚的煙，煙後的妳是朦朧的，給妳增加了一種神秘美，就好像圍繞妳屋宅四周的氤氳水霧所添予的氣氛。我能够從縷縷幽玄升騰中惻知妳給這杯咖啡所寫下的熱度，但它燙不傷我的舌頭，熏不焦我的喉道，我急不及待的把它們傾瀉入我的肚中，彷彿遠遠有一種鳳凰似的死在等待着我們。

「你不等咖啡稍冷了再喝嘛？」

「也許我的五臟太平靜了，我需要給它們一點刺激。」我想它的確燙傷了我身體的什麼地方了，等我把只剩半杯的咖啡揣回籐桌上時，一種不舒服的感覺浸染了我，但也跟着滿足

了我這種無聊的需求。

「如果你以為這種喝法能够減少它所給你帶來的苦澀，你就錯了。」妳顯然對我那張紅的臉有所不安了。「不然我替你加塊糖吧？」

「不。」我吸了一口涼薄的空氣，微覺舒服。「在這個時候，我不能企圖讓自己享受。」

「你喜歡讓自己這樣受苦？」

「我喜歡替自己在肉體上留下一點痛苦的經驗。」

「爲什麼？」

「也許是我心靈上的創傷太多了，只有這樣才能平衡我給予精神與肉體的待遇。」

妳掀起眉毛，向我楚楚的展示黑帷幔下精靈的眸子。我想妳是越來越不能够接受我荒謬的思想了。「說一句坦白話，你從來不曾告訴我你心靈中的任何一個創傷是如何留下的。」

是的，這就喚起了我對妳的不忠？女郎，不要困惑我，不要嘗試了解我，我不爲何而來，一如我不爲何而去。愛情？這個名詞對我來說是太遙遠了，雖然我從來沒有想到要愛護它，但我也從來沒有想到要對它虔誠，我想在這兩者之間，魚與熊掌，我必須有所選擇了，不然我只有遠離它，躲在一個丘比特永遠找不到的窩巢中。可是我實在不忍看妳夜夜倚窗輕嘆，驚走了妳頂樓佇立的夜鶯，或者單獨的舞起妳的探戈，而替妳這隻抓蝶伴奏的只是冷冷的從那沒有感情的古老唱機中播出的音樂。我不爲何而來？縱使我爲何而來，我必定爲了什麼而不去。妳必須慶幸妳沒有明瞭我的過去，不然我只有以翩翩一件衣袂飄飄的姿態，飛渡過妳擺在我面前的脂粉關。

「妳的音樂學得怎樣了？妳的鋼琴有什麼進展嗎？」我扭轉了頭側面對着妳，就好像我笨拙的把話題硬生生的扭轉一樣。

「這幾天我並沒有去上課，梅烈根先生病了。」妳知道我不高興談起的事情，妳也絕不輕意提起，因此妳也只能順勢帶下我的話題。

梅烈根先生是一位音樂老師。記得我第一次碰見他時，是在妳家的客廳中，他嘴里含一根煙斗在雲吐霧，嚴肅、莊重却不帶清高的作風，因而平易近人，親切無比。如果他不是忽

然糾正妳彈錯的一個E大調，我也不會想到他就是音樂修養頗深的梅烈根先生，我也不會知道你們師徒正上著柴可夫斯基的課。

「以後，你打算做什麼？繼續遊蕩嗎？」

「生活對我來說是不安的，雖然我並沒有經濟上的恐懼。」我說。

「你還沒有到自立的年齡。」

「所以我擁有向家庭伸手的機會，父母給我的供應是充足的。」

「你必須繼續求學。」

「考試的失敗，打擊了我的信心。」我想起幾年前當我的大考失敗時，我如何葡萄著蜷伏在黑暗中過了一段憂鬱的日子，為爭取一種制度上公式化的承認，我竟然從所未有的付出了我的感情，我想我當初的確是太孩子氣了。

「你太年輕，原不該擁有太悲傷的論調。」

「也許是因爲太年輕了，才會不珍惜的把生命和時光拋擲於浪中。」

「你才十八歲，不是嗎？」

「比妳大不了多少。我們都是人們眼中永遠長不大的孩子。」

「女人比男人早熟。」

「肉體上的早熟，只能換來男人口中輕薄的口哨聲。」

「不要對生活太苛求，你只須要安安定定的找一份工作。平凡的生活，並不會失去你對

陽光和雨水的追求。」

「我已經走上了一條崎嶇不平的道路，我怎麼能夠擁有退縮的慾念？」

「勇者所以能擁有這個稱號，就是他能坦白承認自己的過錯。何況你本不是個懦夫。」

「我並不覺得我有什麼做錯的地方。」

「勇者創造命運。」

「命運？命運代表什麼？死亡？不祥？神奇之際遇？愛情？人生？」

「隨你怎麼想都行。」妳垂下眼簾，摘下一朵淒涼，鎖住一幅不忍的景色。「不要拿名辭上的一點距離來頂撞我的話吧，我完全是爲你的將來着想。」

是了，我必須走了。我爲陪葬妳的寂寞而來，我將爲復活妳的寂寞而去。妳知道我必須離去，妳也知道我將在一個不指定的歸期回來，妳知道我不會在妳這兒紮根，妳也知道我不會死在外面搭蓬，在灌木間成家。我們這樣來來回回的見面，到底又是爲了什麼？我走了之後妳是不是只會倚立窗前目送我的背影？妳會不會翻一千遍妳的雜誌？妳讀寂寞。寂寞讀妳。或者妳又會虔誠的守候窗下另一個呼喚妳名字的聲音？幾番挫折，我們失落得太多，得到的太少。

臨走時我才發覺今天妳並沒有在琴鍵上向我展露妳蕭邦的技巧，也許妳的手早已疲倦得喚不起任何記憶。當我關下妳樓下的大門時，我才知道這是一個沒有音樂的夜晚，跳躍的音符並沒有烙在我沉重的步伐中。

所以我走了，女郎，妳不必多情的佇立在窗前目送我，這樣我又會情不自禁的跑到窗下呼喚妳，再一次請妳打開樓下的大門。或者我並沒有勇氣去面對小路給我的威脅，但是我想我更沒有勇氣把我和妳鎖在妳的深閨中，我情願接受在黑夜蹣一交的痛苦，也不願擁有任何褻瀆妳神聖的貞操的機會。

現在面對我的不盡是黑夜的籠罩，也是另一個明日對我的招喚。對一個沒有時間的觀念的人來說，我實在不能分辨今日和明日的分別。

（待續）



## 風訊

中國古典文學是一筆豐富的遺產，不過，這筆遺產是不動產，惟有本身努力鑽研，特別是以新方法，賦之以新意義，這筆遺產才能爲你所享。在本期裏，黃繼豪和陳慧樺就從一個比較新的角度來從事研究，希望在研究方法上，對讀者有所啓示。

■宋子衡和菊凡的「玻璃」，同樣取材於板城一報童橫死於玻璃壁下的事件，寫來各有千秋。文學反映現實，取材於生活，決不只是喊喊而已的口號；另一方面，躲在象牙塔裏寫無病呻吟的作品，也不值得鼓勵。我們覺得宋子衡和菊凡的創作方向是對的，在這兩篇「玻璃」中，都具有積極的意識，都強調主角的進取心，不過，文學沒有一「改造」社會的使命，它的最大「任務」是激勵人心，追求人類更真、更善和更美的生活。

■梁紀元的「匆匆北上」，寫他在一次行程裏對生命歷程的前瞻與回顧。在飛逝而過的時間與空間（生命歷程）裏，所感受到的，盡是未來與過去，「現在」是何其短暫，幾乎不存在。全篇佳句甚多，散文有此水準實不可多得。

■對於新作者的來稿，只要寫得好，本刊一樣樂於刊出，本期冬竹的「家畜小品」，就是一例。

■紀小如就是羽裳，砂州一位極具潛力的年輕作者。這篇「衣袂飄飄」，原文甚長，分兩期刊完。

■沈安琳女士的遊記，這一回帶我們觀賞了尼亞加拉大瀑布。沈女士筆鋒常帶感情，描寫細膩，寫來令人如身歷其境。

■望無際先生，請示英文姓名地址，以便寄奉稿酬。

■農曆新年將屆，本刊同人謹此恭祝各讀者新年快樂，萬事如意，並多多惠稿來。

UNIVERSITY OF SINGAPORE  
CHINESE LIBRARY

**KDN 9254                      BULANAN CHAO FOON**

**蕉風月刊                      CHAO FOON MONTHLY**

**275 期 ● 一九七六年元月號**

Diterbitkan oleh: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sunting oleh: Bahagian Penyunting, Bulanan Chao Foon,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Dicetak oleh: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No. 10, Jalan 217,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al: 54535-7

Ajen Penjual: Union Book Co. Ltd., No. 303, North Bridge Road, Singapore 7. Tal: 23733  
Malaya Book Co., No. 22, Jalan Bukit Bintang, Kuala Lumpur. Tal: 89876

**\$0.50 senaskah    定價五角**